

地 250
42
部 = 95

江西通志稿

第九五册

郡侯魯君祠記

明 朱壽 印

筠之屬邑三皆救極矣而高安為尤甚高安幅員不周百里者三
 唐宗賦額五萬七千二百石有奇國初定稅因老人黎伯安安希
 爵賞輒以偽漢借增之數報入遂累至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所
 虛溢倍民疲逋積二百數十年來江以西稱最嗣厄於丈量之金
 別駕又厄於漚則之虛令尹故糧無分田下則上派輸將弗前民
 不以官病官轉以民病官民交困非朝夕矣院司道府蒞茲土者
 目但心傷於萬歷十九年者民等泣奔叩閭奉有旨行因公議均
 攤通省每石儉於毫末會有有力者修郤陰持取結粟擬雖無偏黨
 碩畫竟成書餅而高安虛賦之苦徹中外矣監克周公撫院王公
 各有疏請欲得此於陝之上疲而縣官考成除他賦足額舊例一
 頃以二分為率已著為令頃東隅用兵司農急餉且執全數以貢
 守令幾削籍令之被參罰以去者踵相屬也嗚呼百姓如此其苦
 功令如此其嚴積逋如此其多守土即日鞭笞其民無救於被罰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不 頁

究且官於斯地者畏避如阱勢必至於無官民而後已郡侯魯公
 初下車視其田蕪廬甚殫寇盜充斥饑寒流徙載於路薦紳之家
 鮮有蓋藏徵發追呼之苦叫號村落公撫膺歎曰此誰非王之土
 地氓庶而令困疲至此極耶因進紳鄉父老子弟問其疾苦檢往
 牒所為末寬賦而不得者為悉其苦狀牘而上之且束裝於室曰
 此牘行則留不則解組長往士民環公攀泣公曰吾以一官徇地
 方之急萬一上人念所以去之故而有損於地方之害何愛一
 終不忍坐見此顛沛而苟且旦夕幾幸無事以去矣於是撫院韓
 公首為動色會疏請命下部議允舊例寬七徵三章徵明旨一時
 士民塗歌巷舞以為二百餘年懸倒之苦至此已極非公誰為生
 我者亡何而公且銜憲命入西粵矣士民攀留無計若失慈母爭
 相贖金構祠於學宮之左以尸祝我公而屬予為文以紀其事予
 惟祀以報功公之治郡其他不具論惟自公之來吏凜凜不敢需
 一錢胥徒有枵腹而立者案牘隆隆片時立辦兩造盈庭單辭立

會	尸	漬	所	稔	然	詐	書	之	酒	卒	決
試	之	固	耳	故	種	捕	府	例	食	獲	而
第	祝	結	目	父	種	官	絕	半	供	一	因
二	之	而	晚	老	善	之	句	直	帳	盜	圖
浙	以	不	近	之	政	妄	攝	者	向	向	常
之	與	可	希	言	不	刑	而	公	取	居	空
餘	山	解	覲	曰	可	牢	倉	一	給	為	村
姚	川	又	者	公	縷	頭	監	一	縣	奇	落
人	俱	安	夫	之	舉	捕	之	如	官	貨	難
	散	能	民	愛	兩	役	難	民	公	展	犬
	可	舍	各	民	經	之	人	直	一	轉	向
	也	公	具	也	亢	嚇	呈	他	蔬	牽	所
	公	以	有	真	早	騙	詞	如	不	誣	苦
	諱	去	心	如	公	游	之	草	以	公	不
	史	而	彼	其	竭	神	濫	差	煩	廉	寧
	字	不	其	子	誠	龍	準	船	人	其	居
	聖	思	酣	其	虔	舟	飯	嚴	繁	狀	者
	修	乎	於	視	禱	之	戶	馬	繒	而	今
	號	則	公	郡	卒	淫	之	粟	米	置	闕
	雅	筠	之	也	獲	祀	保	建	鹽	之	然
	存	之	德	真	甘	角	歎	倉	之	法	絕
	萬	父	澤	如	霖	勝	浮	廩	類	良	進
	曆	老	膠	其	歲	明	橋	縣	向	善	呼
	甲	子	傳	家	以	禁	之	汰	官	悉	矣
	辰	弟	水	據	大	森	多	糧	市	安	捕

會試第二浙之餘姚人

衛國文定公焉先生祠十一世孫北溪君宣偕厥嗣鉉鳩族鼎建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以相公者也公宋大諱子建登紹熙余後榜進士累仕至吏部侍郎

即出帥西蜀歌歷底績封國於徽致政歸里值邑盜變朔議將屠

肝城公聞逐車騎至麾下力諫民免郡志載公能活肝城

幾千萬人者可考也卒後文定教養於邑之龍塘里建無極庵以

祀焉嘉靖乙未天台石梁王公恭守是郡修傷祀典奉公於鄉賢

祠出公節以葬墓道歲久危圯不便瞻省茲北溪君新祠之所由

建也祠經始於壬戌至癸亥落成堂三楹內為寢室奉木主左右

廂貯祭器堂之下有廳事為宴享之所外為廊之右為門顏曰文

定公祠厥址崇曠可登可眺遠通環視屹然一偉岳也北溪君嘗

請祀於子未以有應茲釋版北上再申前請予鄉人也嘗憶公

者也夫何敢辭載稽之傳曰仁必有後觀諸轟火不其然耶昔公

之在宋也其佐也有勳庸於國則國封之矣其歸也有功德於鄉

則鄉祀之矣優仁後澤迪將其後五世至元升公以進士隱居不

仕清修雅操一時著稱學士邵齊康公受碩楊公相與偕知遺翰
猶存至今人仰慕之迨我國初七世祖思敬公以學行薦舉為本
縣學諭身登進士遷柱史凡教世至侍御公任之政事翰林公循
之文章節推公與之明允後先相望成炳炳可述今北漢君處直
仁厚嚴於庭訓後啟賢嗣積學好修持懋禮蘭方將接武青雲以
光大文定公之業其諸子姓振振興起瓜瓞綿延若泉湧出而燎
方揚也猗歟哉夫積之厚者發必威然必言之文者而後傳斯
速也予不文何足以傳述哉特書以備國史之遺且美以徵嘉氏
之有後云

二 二峰祠記

明 吳期炤

先生舊有書院創自督學邵公蓋陳祖豆以祀先生者先生入仕
之初南陽李相有奪情起復之事先生憂之草扶植綱常疏奏一
時直聲聞天下咸稱有關世教云越百餘年而故相江陵公亦欲

江西分州物館

稿紙

為奪制之舉人有借先生之言警之者不勝忿忿大慙謂天下凡
創立書院所稱道學名流皆迂儒腐子不足與計天下事命所司
撤先生之祠毀之及今又幾二十年所矣嗚呼可毀者先生之祠
而不可毀者先生之言尤不可毀者人心好德之公曠百世而常
在也先生之言曰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
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四
夷矣縷縷千餘言皆刺心斲骨之語胡斯人之徒祇以榮名利祿
之故而失天經地義之常不思食稻衣錦之不安而甘為禽獸四
夷而不知恥也雖然先生與人為善之心人猶未之諒也當其疏
奏之時惟冀天子聽之相臣遵之上下安於禮制之中為愉快爾
惟其不能而使天下後世之人但知疏者之是甚非先生之心也
及毀先生之祠又使今日之人莫不言毀者之非是又非先生之
所欲也何也先生有青天白日之心無形骸爾我之隔暴人之短
以自高其名先生之心不如是也觀其辭堂鎮之金則曰堂金不

可以贈人亦不可以自用取而散之百姓可也戚友人路金之派
 則曰仕進之始摧骨剝髓害及鄉里之人義乎不義乎儉以用之
 而以有餘者返之鄉里之人可也先生養己之廉而又欲成人之
 潔其與人為善之心大率類此吾故曰暴人之短以自高其名先
 生之心不如是也及其退處金牛洞說者謂其耽山水之勝余竊
 以為不然余聞先生引疾而歸將以行誼表於鄉族卒也器器之
 習不可引翼而善先生不能一朝居矣乃結廬金牛日取先聖之
 遺經沈潛而探討之思勒成一家之言以紹先知而詔後學惜其
 歿後未有以是表彰之者故遂泯泯而無傳也况金牛萬山深處
 非有佳勝可以娛賞即使有之亦漱泉枕石者之所棲而豈有心
 天下者之樂處哉說者又謂先生氣節高天下乃研磨義理之功
 或小避焉噫是果折衷之定論邪余愚懵未獲聞道莫敢置一喙
 以論往哲獨稽先生著作之存如五經疏義亦既繭絲而牛毛之
 矣且其出處進退辭受語默無一詭於聖賢矩矱自非真知力踐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深於道者何以有此昔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萬世而下仰泰山巖
 巖氣象不曰得於居仁由義者多乎若先生者真聖賢之徒也余
 為永豐令之二年乃再構先生之祠為堂為寢為館舍既落其成
 遂聚此邦之彥考道而問業焉庶幾景慕前修共砥懿行先生與
 人為善之心或在茲歟倘曰崇棟宇以侈觀望是世俗之所以存
 先生者嗟嗟以是存之雖存猶毀矣是為重拂先生之心余小子
 亦與有咎焉

烈婦祠記

明 歸有光

烈婦郴州馬平人平遠知縣王化妻嘉靖四十三年先是南詔山
 賊流劫江西湖東西殺憲臣三有騷動者數年已降而復叛去王
 君受命為平遠令縣治新建王君開除荒萊招撫流亡規造新邑
 會田坑賊突起將過江閩為患時初縣城櫓未立王君以其孥寄
 會昌與賊戰黃沙石子嶺多有殺獲已復搦山花崗擒斬賊首復
 與賊戰為其所困賊圍道問至會昌曰王知縣死矣烈婦聞之即

沐浴更衣告天曰吾夫為國死吾義不忍獨生因指六歲兒曰天
乎願保此一息以延王氏血食以兒抱置妾懷中磨碎自殺有司
以聞王君亦以平賊功詔拜廣東按察司副使詔婦所在春秋奉
祀初王君尚學嘉靖二十九年為兵部職方郎中敵薄都城王郎
中力贊出兵而丁尚書為權臣所誤不出兵因以論死王郎中當
隨坐丁尚書獨自引罪以故得減死論丁尚書在西市見王君呼
曰爾父得無坐邪果爾可謂有天道吾死不恨矣王郎中故在部
中守法能敢為而王君有父風烈婦父某潮州通判弟坤亨國子
博士諱亨嘉靖十四年進士兩人皆在京師諱亨與余同榜而
博士先教崑山與余善余故知烈婦事為詳蓋兩家詩書禮義之
族而烈婦天姿懿淑其死非一時感慨者所同也要之王君蒙峻
擢顯名於世雖以立功實亦因烈婦之死為之增重云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謝文節公祠記

明 唐世用

先生既死義於燕京子定之奉喪還美信州弋陽城南元省臣為
請於朝敕建祠以奉春秋高先生義也祠屢敝有司屢葺之迄今
敝甚而祀典幾至湮廢縣父母程君甫下車謀構之未遑也會御
史侯公行部過祠下惻然傷之語君曰先生忠義推重今古矧在
閩里而使廟貌不嚴俎豆不飾如明祀何程君曰某也少讀先生
文慕先生年久幸在執事敢不祇厥事退率厥屬鳩工聚材撤先
生宇新之八越月乃畢事畢之日程公為文以答而屬不佞記其
事余惟先生之學洞乎天人先生之死光乎日月茲祠為足為先
生垂乃封此千之墓表高容之間先王以為政首豈非所以獎忠
賢風後世哉則予又烏容無言粵惟天地之正氣流行於兩閩而
萃於聖賢豪傑之一身為臣死忠為子死孝千古寥寥者豈非間
氣所鍾曠世一值邪庸夫怯死烈士捐生而生有重於泰山死有
輕於鴻毛士固有不貴於徒死者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先

生不死安仁之彊而死燕邱之漢先生豈躬之恤而吞一死哉幼
 主在穰九十垂堂則其不死良有不可以遽死者矣迺聞百折
 徒容就義甘死如飴卒無難色為臣忠可死為子孝可死非草草
 徒死者昔人以先生之餓所以成其孤竹之節則古今之死難如
 先生死哉余距先生三百餘年誦其遺文尚能使人興起而況立
 先生几杖之下侍先生俎豆之旁有不肅然敬穆然思乎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謂矣侯公為名御史直言正色有古人
 風所過先代忠賢輒表章之乃程君奉公檄夙夜成之匪特修舉
 廢墜稱巨麗焉正氣之相為感乎於是乎可觀矣余與先生同邑
 私淑於茲且辱二君命為記其事幸以姓名託於義祠之側得依
 日月末光又豈偶然乎哉侯公名堯封別號復吾程君名有守別
 號梁湖云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稿紙

二徐祠記

明 鄒元標

蓋信州貴溪有兩徐公其一為漢左轄死事贈光祿卿徐公撻其
 一為前給事中尚寶少卿兼監察御史徐公貞明此二公皆人傑
 也光祿公少即振趨新建歸依秦州而學大明仕而學大行官左
 轄親土酋那鑑之不臣也身先請纓首鋒鏑死無尸累革有魂歸
 英廷方人士至今悲之少卿公幼稟水部家學為循良名令官給
 事以護忠諫謫既起憂東南民力漕輓之困西北水利富興併賦
 畿內外者數年而未竟飲恨卒視民饑滿盡瘁而終海內人士至
 今悲之元標嘗待罪黔州一日黔州士述光祿開講時聞鳥鳴問
 諸生聞否諸生曰聞既鳥聲息又問諸生曰不聞光祿語曰若是
 是以境聞不聞也元標惕然有省如侍函文既接少索伯孫文恭
 乃公所造士口公教不忘而符卿在都門時元標得接銅梁張太
 保張自塞上入掌天司馬曰孺東聖賢中品予曰何日子觀其晚
 夕御風沐雨崎嶇泥濘榛莽中者手不停指揮口不停畫語而露

虞招提古廟鐵餓者為常予每一見之輒心折淚下二公元標得
 之聞且見如此先是侍御安節吳公還朝請諡光祿公而元標謂
 符卿意欲為國家開粒食之原其功未成其志可念宜褒恤元祿
 諡不報符卿贈得旨而未行元標嘗念及信州輒以世無有心人
 二公淹淹泉石矣天啟我邦丹陽姜公以參知來署督學政顯微
 彰幽下令郡邑曰吾聞死勤事者祀勞定國者祀兩徐公一為封
 疆死一為國計死又皆瞻然不緇即不死宦績表表裏字紀在太
 常奈何以桑梓斬此明裡報典非所以彰忠節樹來範乃捐家囊
 中金為倡郡守署常公覺署邑卜公充變各捐金佐其成祠成命
 教官吳汝霖請鄉子為記鄉子曰公斯舉也蓋備救世之善物焉
 當光祿誓欲滅賊時有守土臣利賊賂洩軍機於鑑有備而光祿
 公遂劾符卿公聞傳御史下獄徒步護御史已偵者至聞主名諸
 人烏獸散獨徐公曰聖朝無殺言臣禮上問諸人以徐貞明對人
 臣職在封疆則死封疆志在經綸則死經綸二公誠得死所矣回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衡紙

首受賂烏獸散安在哉且光祿公在關師傳符卿公克承家學是
 可以作孝可以勸忠可以媿貪鄙也凡過二公祠者可以興矣或
 謂光祿當沈幾深謀不當輕身挑敵符卿議論鑿鑿施行未竟不
 知使六詔雄藩至今奸兇潛消光祿一死之力今畿輔粒食如東
 南恨無有人繼徐公志者誰之賜哉故翩翩鴻鵠晴於燕雀蹇蹇
 王臣短於宵人從古然矣非我參知其誰開萬古之眸而揭吾道
 之宗軌殿參知功在斯文者不可世計矣是役也落成戊申之秋
 時則郡守張公履正邑令許公令典賢肇稱馬迎送二曲俾歌以
 祀月有光兮鳳有翔坎坎擊鼓辰之良威武不屈楚臣鄉時不與
 我心孔傷下與濁世埽穢槍為國深憂計且長莫往矚兮斟椒漿
 歌以迎神神稅駕雲為車兮風為馬靈刻刻兮其雙下鳧疊疊兮
 驚嘒嘒兮公尸來兮燕有既載德音兮何扶秩風鐔鐔兮鳴鞞鞞亦
 心鼎鼎貢天日用告虔兮禴惟祭金奏瑯琊禮已備歌以送神神
 既崇永流洪慶出無蹤唯所駕兮駛雲龍

重修臨汝五賢祠記

明鄒元標

臨汝書院創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者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中已燬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修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為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著鼎建南湖之濱而久且圯桐城劉侯燕及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風為已任請於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蘇公觀察王公欲一新之咸報曰可候乃筮日鳩工捐俸饋及贖錢幾三百餘緡役不煩民越月告成崇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蓋仍舊三賢祠遺意而敦請故學博李君東明主教事諸生來遊來泳咸不勝羹牆之恩已進於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先生學規其大真與孟夫子相上下不可尚已草廬康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尤宜顧吾郡代不乏賢以諸生睹記別有故儀郡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巡杖而謫既起復以誣逮戍大節泠泠始終無愧則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圖書館
稿紙

又有故少司寇吳公悌為名御史清風凜凜初終一心總其學陳為新建高足吳自御史即為王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吳仰逝陸子雖精粗淺深不同其為火傳一而已矣夫司世教者譽之射然射有的祠其圃也陸先生的而巧二吳先生望的而趨陳吳二先生則又望二吳持弓矢審固者並諸先生一堂令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其言後以聞於刺史及兩使君復建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臧惟吉李東壁等來徵記余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一毫痿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慥慥矯矯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繩繩相繼侯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蓋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髮鬚疑

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已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異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進道統五百餘歲論見知聞知寥寥不幾一其俱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此肩然臨汝幅員不數百里上下不數百年名儒林立大都諸先生從汝從因衡百折來蓋汝為德基而因則德之辨者世儻有入聞吾道而悅出不以紛華損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現在翁公名汝進仁和人劉侯名子昂桐城人

天寶尉山存梅祠記

明鄒維連

新昌尉山故有梅子真先生祠何也以子真由九江壽春家尉山於是祠之以志典型也山以尉名何也子真曾為南昌尉猶之徐亭嚴難鄭鄉之類各以人重則以人名也一縣尉耳何以重山名曰漢自外戚王鳳專政遞傳封莽駸駸有改物之漸自京兆王章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補紙

以言死舉朝結舌大臣如張禹孔光杜欽谷永輩且附之矣子真獨以一縣尉發憤上書非有百煉之骨天地浩然之氣能然乎此尉所以為山重也史稱子真知莽篡漢一朝棄妻子逃其後有見子真愛姓名為會稽吳市門卒者乃宅墓在茲何以稱為仙去乎曰從來指斥乘輿猶可生忤觸權奸則多死子真將虎幸免潛而老於深山窮谷中如神龍感鳳不可物色即孟堅漢史竟不知其菟裘何在也子真所以為仙府志載尉山在天德鄉乃天寶消遙亦有上下梅莊前後道陰名尉山豈山有兩乎曰高人涉歷不一所任信名事宜有之至其遺墓在逍遙表有福一道人碑元季紅巾起封以亂石用防侵犯則梅之子孫現在洞山者能傳之逍遙故老能言之當不誣也會友劉天醒結廬耕讀其地歎曰斯人在漢漢重在於載千載重尉於南昌歟於吳市則南昌吳市重奈何托體之地遺祠銷沈不一表章於是鬻田五畝建一祠飯一僧奉香火題曰存梅屬理記之璉惟子真在漢岌岌遯荒千秋而下憑

吊歎仰不能自己何者心同理同也小人之媚寵也豈其心理獨
異也只緣眼前富貴兩字淪入骨髓故雖明知千秋唾罵亦不顧
然至鐘鳴漏盡一棺戡身之時富貴安在嗚呼可痛哉天醒此舉
甚快人意使過此者興曰大丈夫尚反古人當知世間有忠義事
即一尉亦可垂不朽倘遇權臣王氏其人必當為上書之子真必
不可為媚寵之張高等則存梅非即所以存世道存人類并存乾
坤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天醒力學好義原是子真一流人
故其嘉尚若此祠成於天啟之四年天醒名公曜號瑞陽

報功祠邢侯配享記

明 劉宜益

報功祠者報先師陽明王公功也配享者舉三刑侯詢以配公
而與享之也公以功在宗社教在士類澤在黎庶嘗立祠於漁溪
祠嗣政者謂弗虔也徙於郡邑學宮之右益偕同門俞尹大本祔
謁道像議隆報祀會晴江喻中丞莅度臺慨然圖續公之緒修厥
廢陟以扶祀典復念贊襄成功神候預有勞而祠帑乏以詢於士

江百靈興物信 滿紙

民士民協其議而林郡守功懋贊其說方憲副任襄其費遂列祀
名宦而設像以配於公之側伴來徵言山房曰維公之學與國
之政皆司成氏所濡染也其昭明賦以信於後益也有慨於中踰
三十年矣往歲受學於度時方勦橫水破掃固平剡頭郊野樂業
膏賈四集而成人小子橫經講學歌詩習禮雖難文物之盛暇日
以通家獨三湖於郡齋塵詢親冒矢石規畫章程象舉歸重焉逆
漢之變益得在軍門樟樹誓師西山揭伏豫章復城黃石伴敵公
扶疾冒暑鞠躬盡瘁攬羣策以戡巨憝而邢侯與松月伍侯赫然
為稱首吉兵將北侯應義勇陷陣遂斬賊帥以魏逆魄厥績尤偉
為功高詩興羣憎交煽推姦勢閹朵頤封拜將陷公於不測而
以焚掠為同事罪聖主御極將嘗始反公而侯竟以恭藩陟左轄
致其事公辭壽力華之至有虛受陞職嘗昇還阻忠義而使譎
錄反不若觀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貴無累口之誹誠不忍叨天功
掠象美獨受殊賞以覩顏面聽者為之汗背而竟無所濟未幾而

公之將亦被美益嘗告執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豈以賞
不賞為加損而國家礪世磨鈍亦使東風雲附竹帛膏延於世以
為鼓舞之具試評江西功次何以安化而賞爵爵蒙傑疑沮異日
南征北伐莫以為軍旅法程此事自關國體非一二家思澤
事善其言而未改豈待時而發耶肆茲中丞聞也振輟順物情以
勸有功而監司至於郡守縣令敦古舉義應若探響克是操也東
鈞軸幹化機別淑惠樹風聲同得點閣疑沮以故懿德將式克前
休教欽成烈以聞於無窮其地是推與矣豈不敏尚執筆以俟

劉忠愍祠記

明 徐有貞

英宗時有侍講之臣曰安成劉球以忠諫死後七年朝廷始用言
者贈其官翰林學士賜諡忠愍遣吉安郡守諭祭其家守臣與學
官因以義請列於祠祀祠有三一在劉氏里第之左一在邑治之
後特祀公一在郡中以公與宋歐陽修楊邦乂胡銍周必大楊萬
里文天祥諸忠賢配至是公之子參政鉞憲副針以書來曰惟先

江西通志續編 物類

江西通志續編 禮儀

忠愍公生平相知之深者今惟執事在惟是祠事敢以屬之執事
執事其必成之有貞受書而嘆曰嗚呼君臣以義合者也而時有
不合焉則必不義之為間耳聞於不義必由奸宄夫奸宄之蠱君
心而亂國政也必先戕斥忠直之臣隔絕諫諍之路然後得以竊
持主柄移易國論莫敢誰何天地由是閉賢人由是隱其不得隱
而仕當其時者有死與逐而已遂使聖明之朝無聽言之休有諱
言之咎可勝惜哉當正統中太皇太后既崩而完振用事皇帝富
於春秋方銳意有為而振盡之二三大臣受遺輔政者或畏而訕
焉公獨嘗扼腕歎息欲起而救之振時始為麓川之舉公上疏請
緩南征不從未幾會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直言公乃發憤陳十
事帝初覽而嘉之下羣臣議振以公勸上親政務有權不下移語
銜之乃陰使其黨司禁衛者因事構誣奏逮公而覽之獄自是政
柄遂下移振手館閣儒臣之良者悉遭屏斥其不良者乃以奸宄
比而徵進八座九列多其私人或父事之翁稱之蓋惟知有振而

不知有朝廷所以致己已之變完振之族雖已誅戮而迄今士氣其猶杳杳焉未之奮也帝初復位臣有貞常論及公之事宸衷為之惻然歸振之咎念公之忠方將加恩褒焉而有貞亦被曹石所構以逐而或乃憇憇完徒沮公之褒而易以褒振國論由是又漸可勝惜哉蓋公性剛敏通諸經而尤深於春秋天下之言春秋者多師之匡世之志將汲汲焉驅今而還之古不特忠諫之臣有貞初舉進士時公在儀曹已為知己及入翰林為同官嘗同修宣宗實錄又同修太常禮書於僚友中為特厚故公之被戕而有貞之見忌於完黨特甚又以先有封事與公之言合也振尤欲中之至檢封事中有非所宜言想為賴帝之明以免間嘗為詞以哀公南行而逸之及茲北還誠不自意及復得東筆記公之祠輒不辭讓投淚而書之以明殺公者振非先帝本意及振族之誅亦足以為奸宄之戒者直筆下文庶存其實於天下後世云爾天下後世之人其尚有所懲而鑒於斯乎

南巖文公祠記

明法傳

吾信為閩之門戶文公遊仕四方必適此焉故信之山水最為所賞爰至今深山窮谷雞犬人亦罕至而往往有公遺墨焉湖以講道特顯南巖去郡治絕溪而南十里許公蓋嘗至焉景泰癸酉郡守四明姚侯堂得寺僧口誦公五言詩一律又得公錄一滴泉詩一聯于郡學李到尊姚守謹錄而傳之二詩舊書於法堂之壁壁圯詩逸不存非姚侯之好事則墮地久矣成化庚子後守錫山談侯桐肖公像於巖間欲修祀事而未遑也嘉靖五年春巡按監察御史秦公亦四明人以瓜代弭節於郡偶偕守巡少丞張公懷會憲鍾公雲端遊南巖拜文公像賦詩二章以效嚮後因語署郡事同知葉君逢陽曰像而弗祀非棄歟君曰有司之過也乃議復其事雜徭民兵一人以願役之資充春秋牲醴費有餘以飾祠宇庶事易集而可久秦公曰俸錢是也葉君遂未請曰願文其事於石

江西德興縣物館
工可
稿紙

以示後俾勿壞予曰文公於吾人之功誠周極也然不備觀羣言
 之噴無以知公之為勤不精思而力踐之無以知公之為功庸學
 小生喜立意見未嘗盡讀公之書而邊疑焉而通識詳焉斯道何
 由而明哉偉觀諸君子于先哲過化之地顧其泉石草木若名公
 之棠思封植之得其一字一句若伏生之書思表章之可謂篤信
 善學者矣其於風教之助豈小補哉偉所以累嘆息欣忭而不能
 已也敬書其始末以給來者秦公名鐵字懋功起家進士為御史
 風裁凜然出按汝右務持大體不尚武猛苛察而下益畏所至以
 訪民隱求賢才為急人服其得體葉君家子大文公鄉人由進士
 歷縣令有聲廣信同知稱敏云

撫州府新創三賢祠記

江西正德縣縣理組 稿紙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曾君汝楨所創也始於是歲閏月之
 九朔月而告成祠為堂室者三而為門者一亦異入
 撫之士人咸欣欣以東樂觀厥成大序序來請記
 之大士焉甘泉子曰予何言哉在言乎哉諸君諸士之心已自
 夫聖人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
 人為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氣之精靈者即心之心之生
 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別心別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
 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水中之火大之光大者如日月之
 光非有別光也乃其精靈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
 不能不生人人不能不生心不能不生性或問道可傳乎白沙
 先生曰可自得不可傳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以與語性其幾矣
 是氣是性是性字宙內渾然大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舉以

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不特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可傳者法爾。聞心知見之法爾，聞其微之者之法爾。今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既行鄉約，爰稱三賢此心也。巡撫以公按李公沈公皆可之此心也。督學蘇公可之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也。草廬先生博通群經，猶云可使不識一舟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先生收斂沈潛，過而自訟，啟勿忘，勿助之機，見蒼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曾點，草廬之學剛徹超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護嚴，似曾子。故一筆羅子曰：康齋而有白沙功，莫小哉。曾點子貢，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人所造淺深異爾。曰：道莫大乎出處。敢問三賢之出處安所似？曰：象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山之出處似柳下惠，不界小官，必以其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出處似伯秦，故不屑就己，望望然而去之，然而易地皆然矣。夫三賢皆天地之心也，皆為天地立心者也。吾故敢叙心學之說，以復太守，記於石，以與是邦及四方學士商焉。

練公祠記

明 李夢陽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人孰無之？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保乎時，時有幸，有不幸也。士有是氣，嘗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伸，則又保乎上之人焉。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神則風飄洒洒，谷根物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士，尚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為最。文山之後，則有練子甯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有別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邪？文皇帝嘗曰：使練子甯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德至矣，豈欲鼓天

下之氣而屬其有也。理耶不然。何聞其凡者之與之動也。夫是者
 常變一也。有不二者。理也。理者也。苟時矣。即不幸。有也。故曰其
 先也。保乎時。又非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凡之有。其時借行。然乎
 事業。炳乎文章。博乎異天地。流行。嗚呼。非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
 謂浩然之氣也。余至涪川。顧瞻公故里。既全立祠祀之。刊其遺文
 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復堂曰浩然堂。

詩書巖祠堂記
 明茶陵李東陽

宋	曹	文	定	公	子	固	居	建	昌	府	南	豐	縣	舊	有	書	院	在	縣	東	奉	親	坊	後
因	以	祀	公	寶	祐	中	郡	守	楊	瑣	建	祠	迎	旰	門	外	參	知	政	事	陳	宗	禮	為
記	元	統	初	公	族	孫	元	翊	祠	於	臨	川	虞	學	士	伯	生	為	記	季	世	兵	燹	無
復	存	者	國	朝	當	建	先	賢	祠	於	南	豐	縣	學	公	寶	與	祀	而	弗	專	也	業	奉
問	訓	導	汪	綸	始	即	河	東	廉	公	舊	請	書	巖	為	亭	名	之	曰	曾	巖	亭	成	化
士	寅	無	錫	秦	君	廷	詒	來	知	府	事	慨	其	祠	字	卑	隘	乃	命	知	縣	李	呈	相

江西通志續編
 卷之四十五
 藝文志
 碑記
 詩書巖祠堂記

地	鳩	物	即	巖	之	東	西	重	建	為	背	山	為	堂	堂	左	右	鑿	石	開	地	為	東	西
池	也	甲	辰	之	春	工	始	告	畢	於	是	命	公	子	孫	領	祀	事	而	時	謹	視	之	謂
池	也	甲	辰	之	春	工	始	告	畢	於	是	命	公	子	孫	領	祀	事	而	時	謹	視	之	謂
理	業	天	下	之	事	理	明	事	載	以	翼	聖	道	禋	世	治	君	子	因	取	焉	其	餘	則
菟	鎖	蕪	無	益	乎	為	言	矣	若	縱	橫	權	謀	異	端	之	說	其	坊	政	害	道	又	
可	論	乎	古	之	所	謂	者	述	者	自	六	經	迄	於	孟	氏	若	韓	子	不	免	詞	章	之
文	而	所	謂	翼	道	禋	治	則	有	不	可	掄	也	宋	盛	時	以	文	章	鳴	者	數	家	子
曾	文	定	公	獨	深	有	取	焉	蓋	其	論	學	則	有	持	心	養	性	至	於	服	器	動	作
之	間	無	弗	悉	論	治	則	自	道	德	風	俗	之	大	極	於	錢	穀	獄	訟	百	凡	之	細
無	有	弗	備	皆	合	於	古	帝	王	之	道	與	治	而	凡	戰	國	秦	漢	以	來	權	謀	術
數	之	所	謂	學	俾	老	之	所	謂	教	一	切	排	斥	焉	點	使	無	得	以	亂	其	說	者

其所自立非獨為詞章之雄也且韓子去孟子已數百歲無師傅授受之緒其言之立世固以為難公之生又數百歲而獨見趨詣去邪歸正於治有裨而於道不為無翼則其言愈難而其繫於天下亦重矣夫有功於天下則國祀之有功於鄉則兩司祀之孟子而止無俟論已予於廟文祀得韓鄉之祀得歐陽諸公之賢固天下之所不可闕者而况其鄉哉而况其子孫也哉楊瑱與賢之心元翊尊祖之義於今殆兩得之而獨無宗禮伯生之文以紀事垂後予於公亦不能無慨於茲祠也秦君廉謹士好古而文於其所嚮可以觀政矣

忠毅廟祀典記

明蕭基

嘗觀史傳所載封疆之吏違時清晏優游奉職而境內又寧聲施當時者何民豈必魁壘奇傑之士哉世千則中才卧治而有餘蓋自古記之矣有如國運式微神器就時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蕭基

寢不帖席出萬死一生受禍亂於四海鼎沸之日自非元夫碩人秉忠貞之氣負文武之才義不返顧者其孰能與於斯歟嗚呼蓋州達公廟食茲土至於世殊代易而於蠶絲濯非其彌久而彌新者歟公諱達理馬識禮字正道北平人也初仕武昌調寧國路判官俱有政績至正六年遂有秦和之命始至靜處一室聲味泊然駒駟羣候竟日無所受命曰若等曷歸事父母高妻子吾無所用爾矣明日相率罷去公秉氣剛毅莅官廉明當元季廢玩之際首戮奸民之干紀者十數大於市於是吏民屏息乃建廟學興教化手書采仙居令陳公襄之訓以教民有爭訟者望公門自解去堂星之上肅如也居亡何江淮盜起豫章戒嚴公進知時變遣妻子奉母北還自是絕意首邱矣既而江瑞表臨望風瓦解吉安相繼陷沒守塞皆奔秦和或請修城以守者公曰吾已熟計之民心不固徒費財力生困耳寇至吾以身常之瑞公私運之內顧亦立無

所費乃親勸富室出粟以佐軍需。勞苦為狀。州民莫不感泣。一時
衷傑景從。如曾伯昂諸君子。坑十義士者。其最著也。咸願道以應。
於是軍聲大振。乃遣兵分控要害。以追寇衝。而自帥義旅戰於激
坑。獲乘帥十餘人。連戰克捷。迎復吉安。復兩郡侯。以還。永新寇犯
高行鄉。州判趙友直禦於石壁。死之士平猶血戰。有酋大呼曰。此
達相公軍。不可拒也。來降者數百人。明年擊梅波寨及永豐。陰田
邦皆倚公為長城。歲大饑。發粟賑貸。全活無算。及聞有伐公者。羣
盜悉聚大出。飛書告至。公時病作。強起。壽食黎明。選銳平拒之。門
外自辰至午。力盡。幾挫。乃出先鋒五百。蹂之。賊望見。大驚。黃衫軍
皆素仗。宵遁。乘勝逐北。俘斬不可勝數。當是時。高縣瓜裂。秦和最
爾地。卒能以一旅之眾。東戡西翦。使民人無流亡之苦。田野無荒
棄之時。山林無斬楮之慮。一草一木。皆公之遺澤也。未幾得疾。衣

江西通志 高縣縣志 卷三十一

高縣

冠端坐而逝。及麗市會哭。聲不絕者累月。時至正十五年閏月某
日也。道以不得歸。遂旅葬荒山田野間。皆繪像祀焉。贈集賢學士
宜興侯。諡武宣。建廟賜額。忠毅舊在南平門右。凡三祀。而三新之。
楊侯南金。以邑西淫祠為公廟。而祀則未聞。識者謂焉。願未有以
缺典請也。一日。楊隱君真叔。誕告於眾曰。武宣公有偉功。大惠於
民。若之何不眾。諸國典。巷陌褻祀。神其吐之矣。西蜀李公下車。禮
重隱君。而式虛焉。君首以公祀事為言。公慨然曰。表異先賢。以儀
來茲。令之職也。乃請於當事。既報可。翌日以辯香。謁公廟。於是捐
俸餘葺而新之。若椽桷朽蠹。及藻繪之漫漶。皆整飾華好。而增叔
其未備者。真焉煥焉。有加於昔。隱君乃與肖公像。易以蟬冕。置木
主。列十義士於左右。公乃諏日。率眾屬師生。以牲帛修祀。禮焉。禮
成。真叔乃鑿石。余為之記。

明

吉水縣學志節祠記

明

彭

教

先王盛時道德一風俗同行成乎通而達於遠政舉於上而服乎下毀譽不僭誅賞無濫士生其間一意修飭而無所回互上之人亦惟好是正直而不眩焉孫叔敖有言國之所是眾之所非則國有威於先王之威矣宋故參知政事文忠公歐陽永叔以古文倡天下以風樂立朝廷以禮義廉恥處進退之際後世至此之韓愈孟氏而猶恨其不盡用南渡之初建康通判忠襄公楊邦乂不肯以城降敵刺血書裾死於位開禧之季齊文閣待制文節公楊萬里不肯屈附貴勢媒進取聞權臣譏國計憤恨不食死於家去今三百餘年流風遺烈與秋霜爭嚴嗚呼尚矣然文忠在當時一知貢舉而謀者成聚一入政府而誇者盈庭一投書朝列而如高若

志節祠記

卷

八四

勳者亦得以操切而困辱之一賦詩稍及時事而雅有譽望如晏元獻猶懷之終身不置一不奉行新政而脫出用事之人相與亦排目為流俗奸邪至使朝廷薄敬故優老之禮而不恤此其見是於人蓋亦無幾矣至若忠襄文節事不盡傳然竊計一時全軀取寵之徒黨與倡和必有以明夸之用悔超特之變通較屬之畔道若節之匪貞上下其議論者陰消名實之位潛鼓進退之機仗天

其強由今而觀其是非何如也雖然亦豈特今而後定也時移事變公論隨白乃欲追直其毀譽而正其誡賞則已無及其人無益於事矣嗟夫此豈獨士之不辛哉今永豐之沙溪歐陽氏之先瑩故在吉水之滋塘楊氏之子孫具存沙溪故隸吉水故吉水有忠節祠合祀三先生者舊矣歲久修葺不嗣頽毀畧盡江西按察僉

事南海陳君夢祥按視學宮軫悼湮廢乃命以贖刑之金別構祠
 屋為三楹間於講堂之右孝子亭之北立主奉祀一如故事既邑
 之人士謂教宜考故詔今刻之祠下敢辭竊惟三先生之烈
 在天下不啻象至而日見之况於鄉邑之間父兄長老所誦聞街
 談巷議所道說無亦嘗有扼腕太息於其特其事者乎無亦有歆
 動企仰願為之執鞭者乎有志之士尚明道以端其想養氣以厲
 其守庶幾三先生之是而不奪於眾之所非匪直先正之光鄉邑
 之重實國家有賴焉陳君勇義強仁所至彰善瘴惡樹之風聲觀
 其所是可以知其人在矣
 古廉先生祠堂記
 自古宏才碩德之士負人望之重者志不大展於當時名必益彰
 於後世何也用不究其才而天下共惜之惜之不已至形於言則

三石齋志謹稿

卷

八五

其名在世愈久而愈彰夫如是其榮過於得志一時者遠矣吾安
 成古廉李先生負天下重望而官終於祭酒識者蓋深惜焉故其
 卒也尚德君子文章請行褒卹之典最後巡撫韓公列其功行以
 請乃得謚為文毅當是時有司已崇祀於學宮矣今提學僉憲潮
 陽李公齡復命建祠其家而尊崇之益至嗟夫先生何以得此於
 人哉蓋先生資稟秀異涵養深厚清德正學追躋古人方其為翰
 林侍讀也感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疏陳時政十五事言甚切直
 下獄踰年乃釋洪熙改元又條十事上之皆人所不敢言者以是
 激怒宸衷命以金瓜撲之於庭不死降監察御史凡三日章復三
 上遂下獄宣宗皇帝嗣位出於獄親鞠之嘉其志仍釋為侍讀自
 是忠直之名震天下雖庸人孺子皆知尊而慕之正統中自學士
 為祭酒當國學政教弛弊之餘慨然以成就賢才為己任嚴條約

勤課試程才敘進一以至公而厥負樂疾思意尤篤故教化行而
人心樂從其出而取高科躋要途者累累相繼於是天下皆稱先
生之教恩義兼盡真一世之師表也既老懇乞休致家居而憂國
愛君之念不少忘比聞土木之變聖駕北狩痛憤累日即疏安撫
大政所宜先者遣長孫騏達於朝事未報而先生下世矣天下之
人又皆聞其事而壯其言謂先生忠義之氣沒齒不衰有如此嗚
呼先生盛德之士也不獨忠誠義氣為世所稱至其仁厚之心廉
潔正直之行通達宏偉之才難一時名公鉅卿亦無不推高而下
之然獨不得並列於公卿以大其用以需其澤於天下宜乎人望
有不滿焉而惜之深仰之至如此也僉憲公嘗為國子師屬知先
生為詳故景仰愛慕之尤切而遂欲因以垂教於來學此專祠之
所以建歟祠在先生所居之左為間者三而有門有廡不侈不儉
質色合黃巖李君會經營以成之其成也司訓相廬姚名稷以書

屬詩為之一記

重修黃山谷先生祠記

明蕭士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山谷先生以元豐三年來知西昌凡八載嘗四當治尚平易縣
用無事時方課鹽災急先生獨否吏不悅而民安之公暇時有所
寄以抒其高逸所云疑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者此也
夫以先生邁往不屑之韻俯同羣俸誠難為情而憫勞盡下務簡
而理得夫豈少功之才哉嗣累遷著作郎加集賢校理以贊錄見
忤惇卞錮以黨籍展轉放廢與蘇公同崇寧大觀間朝廷禁止蘇
黃詩文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盛文人往往以多相誇
士大夫不能誦蘇黃詩便以為不韻最後趙挺之撫承天寺記為
幸災誇國排擠益力致貶死宜州方先生之在宜也無居可僦寄
住一城樓極為湫隘秋暑方酷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先生飲酒
薄醉坐胡牀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人曰生平無此樂
也未幾而歿先生沒當世知與不知無不感慨流涕痛哲人之既
萎也嗟夫小人之力能借人主之權使之迫窮禍患以死斯亦快

心之極矣。至禁之而益傳，困之而愈有，以自樂，投之死地而不能使其蕩為冷風烟塵，身沒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則人主之權亦有時詘，小人之技雖殫而卒無以加。且世竟君子之用，或止於如此，然未竟其用，遂以為必不止此。故後之惜君子者，每於君子有餘痛，必於小人有餘恨。是小人重予，君子以一時之使而輕予，君子以後世之名，小人之自待，何其刻而奉君子何其厚也。先生有祠在快閣之西，歲久不治，中丞昭度潘公太守希有林公邑侯存初吳公愴然興哀思，結異世之契，曰：風猷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擢頽。捐俸整葺，頓復舊觀。今夫俗吏所以牧民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於事既煩，理成不曠，汙可小原，未可謂本務也。傳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即才諳之吏，功成事立，綱目不失，皆小道小善耳。古之大臣，意有所獨至，而事若有所不切，蓋所圖者大而託契者遠也。今以三公之令績，不勝書也。余皆不復稱論，而惓惓獨識於此。

東鄉縣重建先聖廟記

明 艾南英

古者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為學之所由設，以教化為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又為之鄉社合樂，受成獻饗，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為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飾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褻大其師，而後為之禮也。且其意以為聖人之德與天地竝，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為尊崇美報。近於衰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始入學者，必釋奠，祥菜於先聖先師，祥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即於學宮為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於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為祭也，於是廢學宮而立廟，以祀之，衰冕黼黻以為其像，而瑞拱對越，遂以為崇飾土木，果足以褒大吾師，而盡為政者教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沿其末而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修、陳天下事，始令州縣更立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槩可知矣。夫既以廟而祀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諉於其大而弗之事，則又為政者之責也。東鄉之為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英嶼江侯在事之年，江侯以愷悌作人，未幾以內艱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逮其末也。於是吳江馬公繼之，越數年而徂，且種鼓之地化為頽垣瓦礫，彼時雖亦請明給帑而適當轉輸告急，未即就緒，竟以大計去。宜士之惶惑而無所式也，乃得愧蓼賈公以金色侯來署縣事，侯之所為，矜式士子以為教化之本者，余以奔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為，然聞其華羨餘罷造，呼清衙蠹，間則與諸生課習講繹，有古循吏風，蓋庶幾無愧於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於其本者。

江門縣志補遺 物類

江門通志補遺整理組

稿紙

矣。而又捐其俸餘以助學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堊，椽楹楹桷之不拔時而具，而東聞有追呼緹強之擾吾民，則亦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帥師者而皆若此，無愧於古之本末具舉者矣。然侯無其本而徒事其末，既無以為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星宮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衮冕黼黻之，視古者立學造士之意，既已不倫，而其視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頴州好爭訟而韓黃先以教讓，尚焉好商賈而召父冢以本業，視其俗何如爾。侯為政於金谿，而人以為夏日為政於東鄉，而人又以為冬日。豈山川風氣百里而殊，而侯為之因俗設教，故如是耶。人蓋知侯之一而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改調行，而余因為之記。

大節祠記

明 萬 恭

余往借鄭司寇談靖難死事諸臣為之涕泗沾襟彼其時諸臣氣
 貫白虹名與天壤俱故可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民姓氏改
 不見嘉靖中司寇梵宮棟椽木藪藏靖難死事者得齊公泰而下
 百有十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論顧撫拾於去籍之
 餘表見又不若其歲燒棟中者又不與余盡涕泗沾巾云萬歷天
 子新即位制曰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其仰尊聖祖遺意褒表
 忠魂激勸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專祀於其鄉一時臣工嚴於
 將命皇皇焉為設木主假同仁祠雜列靖寧藩功臣中既瀆亂而
 不經復遷合同館蓋酒肆相揉結也又聞闈而不潔萬曆四年夏
 清戎御史姑蘇侯公堯封大懼表揚弗稱節義不隔上之能報上
 意下之非所以慰忠魂勸臣節乃捐所贈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
 下其議於南昌大府周公良臣少府顧公其志南昌理常公居敬
 卜豫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後請於大中丞楊公成潘

江西南昌通志

八九

公季剛皆報日甚再請於御史張公簡又報日甚遂擇地於高士
 坊北擬南昌新建之巖宮而東倚豫章先賢之名祠東西二湖匯
 於右撫贛二河流於左洵可以深履忠之肝膽而濯之肺腑矣祠
 經始於四年之九月落成於五年之七月據震而臨之基南北若
 十丈東西若干丈殿三楹堂三楹左右廡各四楹堂列彙忠木主
 祀遠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新淦練公子
 晉大理寺少卿鄧陽胡公閏大理寺丞萬安彭公興明凡四人坐
 黨死者大理寺丞南昌劉公瑞刑科給事中晉大理寺丞王公高
 凡二人自盡死者衡府紀德泰和周公是修沛縣知縣廬陵顏公
 伯璋子顏公有為大理寺丞永豐鄒公謹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良
 監察御史永豐魏公憲監察御史廬陵曹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
 三公首凡八人守城死者賓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之得
 十有五人事在革除志中司馬氏曰余讀革除諸紀未嘗不泣然
 流涕也之高皇以神武定海內改制度易教邑可缺焉百王孰度

萬世即子庶百世直周故侯瑩彼御臣攀龍髯哀痛未違也乃盡
取高皇之刑度而史張之若漢之代秦其首從三法司於太平門
之內易傅即為侍中都察院為御史臺又謂之中都御史此豈謂
理亂邪忍心哉嗚呼高皇也安所逃死蜀令軍忠青日刃九族為
悲久然論世於當世可以無為齊不可無尚父論世於萬世可以
無尚父不可無處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祠意固自在於斯
乎

建陶白祠記

明 萬安亮

陶白兩公品超千古而皆寄跡匡山不佞課為匡山是甫入郡過
求兩公遺緒靖節祠實遠在楚城柴桑山下所謂三書院五柳館
歸去來館醉石潭纓池又僻在南康栗里尚未之見也白公祠舊
在郡西湓浦門內徐鉉記之久已化為烏有郡西所建忠節祠又
以李合陶而陶輒白郡城實未有專祠不佞慨然撫掌曰以李合
陶何如以白合陶陶白分祠又何如陶白合記時有贊余者曰陶

九

江而彭澤令八十月耳白公題取江州司馬結草堂香巖峰下
猶再遷刺史一召秘書一除賓客一拜侍郎會昌初始以尚書致
仕出處微有不同也夫陶公之詩篇篇有酒然意不在酒特以酒
為寄而白公居東都亦輒拉乃弟疏酒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
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此其得趣豈真在酒哉故陶以無絃寓
素心而白亦託琵琶以見志聞其居常與嵩山僧為空門友平泉
客為山水友而又與福震卿為姻而不累震卿與微之牛僧儒相
善而不黨微之僧儒為裴晉公所推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鏡素
不樂而不為文鏡深嫉此其恬淡高遠香山居士與五柳先生固
無兩也客乃撫然曰陶白同調如是今兩公生同時陶吹白且
吹簫而和今以陶白並舉真擬得其倫矣其亟謀所以合之頃因
新闢南薰門循城而轉稍右幾步立乃得一區負城城如半壁前
瞰山川隔嶺圭壁蓮花諸奇岫冉冉餘霞散綺又平視南湖四時
波光蕩漾與市廛絕遠庶幾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亦彷彿
水周舍下飛泉落檐間者遂庀材構屋二重屋不甚高廣陶環堵

蕭然白亦木密而已不加丹欲其稱也堦前田若干畝擬彭澤公
田或可稱三之一以守僧之充香燈暨贍資焉田外池方畝池
岸緣以修隄翳然高柳人從柳中出入固不獲如草堂喬松十數
株修竹子餘竿然宛然宅邊五柳雖謂白公由草堂徑造淵明故
居可耳世稱元白稱劉白余請更稱曰陶白二公亦為首昔未
也

重修徐高士祠堂記

明 胡儼

水經鄴元云潁水北徑南昌縣西歷白社其西有徐孺子墓又北
歷南塘其東為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豫章續志云孺子亭即孺
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涂虞古今志及襄宇記皆云在梅
福宅東陳蕃為遷于塘東百步湖南際小洲上即鄴元所云者自
唐以來於其所作亭宋初三明為守更新之易為廣屢未知何時
復毀南豐曹公繼為守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圍孺子像而祠之亦

江西九博物館 稿紙

曰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蓋曰宅曰亭曰臺皆即其處
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至正末燬
於兵故處沒為民居高橋之南有孺子亭蓋自唐有也考之郡志
唐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涵虛曰孺子曰碧波乾符中俱廢洪容
齋曰碧波後為孺子祠高橋之孺子亭余幼時嘗游其下土阜屹
立有亭巋然祠孺子乾土為像乃漢衣冠也洪武甲寅都指揮宋
晟以其當行道平之太守許方遂遷祠於環波亭之故址而碧波
之孺子祠亦沒於湖矣環波亭者宋熙寧中張帥子顏即涵虛廢
亭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遷立焉祠枕湖風雨所會歲既久而
祠益壞永樂癸卯秋監察御史張公唐謁祠慨然有志新之郡庠
生黎彥常陳袒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
公敬憲副成公均各以其祿助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
廣之數二尺甃其壁而繚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

碧煥然於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求余爲之記。嗚呼。孺子平生志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抑嘗論之。伯夷之清。柳下惠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夷惠之間也。君子論世尚友。況居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記其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蘇雲卿祠記

明 胡儼

士君子幼而學壯而行。致君澤民。行義以達其道者。乃其本心也。然時命不偶。道不可行。材不能展。勢不可爲。功不能立。於是迹山林。棲泉石。而友麋鹿。隱約以終其身者。豈其本心哉。余觀歷代史策。有獨行有隱逸等傳。當時史官亦何取焉。豈不以其負才能修節義。道雖未宏。志不可奪。縱無濟時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其視苟得之徒。佞首低回。孰若無愧於心。故身而自得。此儒先君子有取於廣漢蘇公者。良有以夫。公字

江西通志卷之九

蘇紙

雲卿與張丞相德遠爲友。東南渡。德遠貴顯。雲卿乃迹豫章。結庵於東湖之小洲。繒蔬織屨。爲業。書二十一年。其離羣獨居。泯其形跡。蓋有慕徐孺子之風於十載之上者乎。中興國史。以雲卿爲隱。爲第一。人豈徒然也。人謂徐孺子爲東湖之孔明。余亦謂蘇雲卿之謂乎。彼抗奮不顧果於忘世者。不可同日而語矣。監察御史昆明張公仲益。巡按江西。嘗閱鄒志。見雲卿之事。喜曰。是可以表世礪俗。乃告藩憲帥閫諸公。謀立祠宇。湖洲之故址。於是邑中尚禮之士。伍百。溢秦本武。李復初。秦文伯。萬邦奇。徐尚文。魏友良。葉原中。葉景良。九人者。聞義而興。各以其貲。市材募工。始事於正統壬戌。夏五月。告成。於是歲秋七月。八。忽虛明而中。爲肖像煥然。巽然於湖雲烟水之間。遠近瞻望。莫不起敬。仲益之景行先賢。可謂發潛德之幽光。而雲卿之清風高致。則亦與孺子之祠垂諸後世。同一不朽云。

白鹿洞五賢祠記

明楊應

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漢溪周子考亭朱子
 發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子嘗為守於此
 朱子嘗為守而重建書院於此勉齋以下皆嘗講學於此者也
 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從及匪諸儒則固不混施也於乎儒之道
 大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斯
 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書院之教其未尚
 矣所以講明而切磨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
 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
 吾之辨致也羣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
 之必期於赴豕且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洞賦所謂誠明其兩盡敬義其備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直
 卿諸儒之著述旁搜而博考焉於以反覆而精思之於以勇往而

江西通志卷之三十三

精紙

力行之其不至於佛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振抑豈不
 足以為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廷學蘇公伯誠加
 祠額以崇祀而顏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口二公之於書院
 極有意於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遊者曰非罷科舉進取之念無
 如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為來者告

袁州袁先生祠記

明申時行

漢陳仲舉為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
 以為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於
 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歲高之因名郡
 為袁州亦為袁山而郡無其祠巷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
 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圮矣喜其易舉將
 有事焉得以憂去不果達之十年予復視學以右行部袁陽而郡
 刺史高君以薦領觴予於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與之

矣才慎然道木平故高刺史請以身仕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反生

長茲大既沒而人思之為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即其生平

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覽名之止策至以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及

與以右之袁則以手陵與先生故而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

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弟以愚稱名其里而豫章之郡不

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既以名郡而史以名山

尤足重也及後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

亦僅嘆矣難絮酒遠酬故人一事為可稱由此以統士君子砥行

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莫必名位愈歎哉然而孺子不過陳仲舉亦

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無知南州之有高士故闕然自修後然

不撤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

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為孺子固孺子之不能

為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莫之舉矣而余始欲舉之即余欲舉

江西通志卷之四 高士 稿紙

矣又不克終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

陳司馬銓營尤力即其故山佃金得百餘畝言然不煩官帑宜春

周令又以俸依之始落成焉為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五

楹為講堂左右廡各十楹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泓

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赫大觀矣宇不尾一當先生來刺

史高名高表番禹縣人司馬陳名放孫餘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傑

吳以縣人皆得並考

按明錢項爾撰有袁州高士祠記，內容全同，惟無最後
一刺史高至皆得並考一數語，茲拙去存此篇。

陶桓公廟記

明 羅倫

大尉陶公諱侃字士行鄱陽人從潯陽父丹吳揚武將軍母新塗
 湛氏侃少孤貧從察辟仕至大尉將長沙公卒年七十六葬國南
 二十里策謚曰桓公有大功於晉諫勳忠恪雅毅明敏在軍四十
 一歲戎車齊肅招徠以禮懷遠以德屢當大寇所向克捷羣醜破
 滅自南陵至白帝城數十餘里道不捨遺蘇峻之役溫嶠推為盟
 主子喪不臨竟趨石諷斬峻兄弟三室戴晉峻將馮鐵殺公子瞻
 奔於石勒以為成將公告勒召而殺之勒高目標致比肩二劉操
 懿輩不顧也乃畏公如此魏晉之際浮虛成俗公深疾之嘗語人
 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速遊荒醉生無
 益於世死無聞於後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故其所
 立耿耿一節始終不渝朝夕運屣竹頭木屑入堂舉束藁登柳
 不忘劬勞卓樹殊勳宏濟斯世功成身退欲避位臥疾登舟去方
 鎮若脫屣非明知卓行能與於斯乎梅陶稱之曰機神明鑑似魏

江西省通志館稿

九五

武惠順勤勞似孔明魏武月智傾漢又豈公之比哉公之忠誠凜
 秋霜而貫白日然觀晉史庾亮之傳應詹之言則疑其有跋扈之
 心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其有顧望之迹登大折翼彈血成文
 動可疑怪此中知所不屑而謂公有是事乎蓋行高致毀蘇峻之
 誅庾氏愾愾世總朝權秉史筆者從而誣成之耳東坡蘇公布衣
 吳楷解成辯其非紫陽朱子表而出之然後公之大節俟後世而
 不惑也使公志行於永嘉則二帝必不至於北狩中原必不至於
 板蕩行於成和則北可息石勒西可平秦雄不狃於江表矣奈何
 息懷膏錙之主成帝削弱之質不足輔之以有為也公曾孫潛方割
 於慕容勢已成自以晉世宰輔之後恥屈身異代述酒荆刺等作殆
 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嗚呼分憂大於君臣行憂大於忠
 孝公之子孫無愧焉曾謂魏晉以降有斯人哉冷邑東有公讀書
 臺或少依外氏於此耳公母墓則好事者為之也公父母墓葬潯
 陽在都昌為近之今憲使陳公文雅憲念陳公粹之德壹初定提

名	以	公	僉	公	地	功	之	因
教	公	雍	事	之	文	立	一	龍
可	九	奏	李	子	問	千	身	達
書	世	加	公	孫	者	萬	矣	比
故	孫	謚	飲	祠	乎	載	自	于
書	繼	疏	冰	公	公	為	古	之
之	宗	錄	復	於	去	臣	亡	諫
以	入	用	之	富	今	之	國	伯
詔	學	子	正	田	二	極	之	夷
萬	俾	孫	統	富	百	不	臣	叔
世	公	今	間	田	年	在	未	齊
之	鄉	上	知	之	順	於	有	之
為	人	成	府	祠	天	公	如	能
人	周	化	陳	元	祠	乎	公	諸
臣	丕	二	公	李	公	非	之	葛
者	憲	年	本	兵	於	仁	烈	武
	剏	僉	深	變	學	者	也	侯
	田	憲	繼	為	宮	之	收	之
	贈	來	之	橫	鄉	勇	采	鞠
	之	公	景	民	郡	浩	三	躬
	是	齡	泰	所	祠	然	百	盡
	皆	來	間	尊	公	而	年	奉
	有	掌	都	龍	於	塞	養	備
	功	學	憲	鳳	城	於	士	於
	於	事	韓	間	南	天	之	公

自靖祠記

明 羅洪先

余往讀金川王肩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為人然未詳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笥九仙臺道經廢穴土人告以練氏先塋徘徊久之不還信已而入永興禪刹老僧自述坐累往往以練氏沒曰吉

江西通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碑誌 練氏

且曰由此南土三里許瀕江有地日三洲即其故鄉又南一舍至王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懼然乃令前導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壘階垣遺迹隱隱階右數塚則赦歸之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于良不覺痛哭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為道家世甚是其先本淦東東山人伯向遷三洲是生公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書復故業於是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昇陳靖諸黃所言如此練故與蔡黃劉三氏著聞鄰練且世姻受禍獨慘其土疆大牙相入不怨屬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豈有所利而為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諱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為言詭異之峽隸淦則淦祀隸峽則祀淦與淦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係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於吉水廟食息江神不可度在彼乎在此乎兩地互見自古則然淦又何疑於此也予獨念淦之祀者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祀者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為淦與峽重者止一死耳

夫人孰無死公獨以死重塗與峽何謂哉忠於所事知其不得不然而又能即其心所安故也故知公不得不死之心則知塗與峽不得不死之心推今日不得不死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死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死之心公不能要之塗與峽之人塗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祀也塗固有言矣不謂吾可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塗者何與於我哉是改雖蒙詭置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是故雖怨毒擊無避也夫是之謂自靖自靖為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此表齊所以見賢於夫子也夷齊餓而南不仁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宜峽所必祀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悍登陟率請主祀之行畧適通列維揚何君堅行縣向風節善集事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祠山腹制尚款隘何君關山麓將併倉陞與故剝地捐俸廣之卜為求仁書院峻磴過徑直

江西通志稿卷理組 稿紙

聯之祠朗豁深祀有常度仍題其巔曰高山仰止近眺其上三洲煙草盡入指顧嗚呼公無身與家矣豈計夫人之祀與不祀與三洲之相去遠與近哉然近三洲不之祀固益無以慰峽人之心也因記其後備請之告後之既慕於公者

明節孝堂記

江

明雁欽順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丈曾君汝原有二子瑛璣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大降茲酷罰吾將嗇依壯者且不保是辱然者其又可恃耶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寬慰君曰瑛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守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歎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曰謹視其道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於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以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

日

養年踰七袞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甫孺人末節堅貞平
哉其子又能存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感以享有壽康雖旌與承
可捍干然有善希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
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楹曰節存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欲
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
深思而永歎也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
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莫啻千里世衰俗
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
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壹彝克修本心不失是
豈獨賢於慶之子之無義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閤之內必有師
傳之教况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今去
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大谷之中猶有知
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國家者命婦
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昔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江西 旌門 物 節 稿紙

而年未及少需歲月醫有司當在不遺合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
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
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長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紀
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憐憫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
漢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楊忠愍相死

明 劉曰夢

忠愍相者祠故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贛城大路里人公狀
貌魁梧目直視少習天文諸書父瑄為御史劾奏石亨曹吉祥論
成亨吉祥姦狎瑄視海道瑄決海鹽民惡之公曰瑄不死鐵嶺幸
而死此予其以身為贖焉耶遂赴海會有大水起水上棗之不死
頌之遂成賜相海鹽縣始初為太僕文偉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
監候正德初諸宦者用事瑄受其久之典為柄元年七月公上言
臣備員占候諛得以職事錄春秋漢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

心宿動搖。心國明堂。天子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報。冬十月。晦。京師霧十日。公復上言。此陰冒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京嶺。臣無叩心泣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測再諫。臣昧死以聞。瑾怒。矯詔。杖公。殺絕。瑾自以多行無忌。益務為羅織。於是黨人議起。而少帥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偉。徒戍。有差。中外艾璞。戴鏡。薄秀。微李。夢陽。崔滯。王守仁。姚祥。張偉。徒戍。有差。中外以目。周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正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災惑守太微。東西後。未太微。帝度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璉。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曰。曩候乃亦欲為忠臣耶。杖之。肅州及河陽。創甚死。妻皮氏。斬蘆荻。葬公。古城。瑾。誅御史。唐龍。上言。故五官監候。楊源。又不。以。諫。顯。源。三。諫。死。道路。蘆荻。掩骨。昔劉安世。七。徙。惡。州。猶。獲。生。還。至。如。源。者。尤。可。悲。涕。其。請。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某。年。河。決。古。城。奏。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僉。事。某。議。葬。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公衣冠。驛東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請。賜。源。諡。祠。春秋。制。曰。忠。愍。具。令。有。司。奉。祠。祠。余。讀。楊。公。事。蓋。重。傷。臣。職。云。曩。候。非。間。散。吏。耶。後。卓。罪。言。高。計。克。者。辭。與。事。去。乃。又。曰。不。在。其。位。禍。也。夫。夫。獨。不。曰。致。身。者。忠。耶。美。言。官。我。公。從。容。懇。切。死。其。職。仁。矣。乎。仁。矣。乎。死。監。候。非。殺。皇。帝。意。帝。悟。瑾。伏。誅。公。後。諸。臣。白。所。謂。官。高。者。望。遠。秩。薄。者。名。微。即。身。歿。且。然。耶。資。格。業。以。限。人。不。收。效。又。令。自。解。免。斯。足。悲。矣。上。晚。然。市。駿。骨。樹。之。風。聲。指。令。由。食。者。鄰。將。何。解。於。忠。愍。或。問。河。決。劉。子。曰。正。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後。芳。守。身。死。劉。忠。宣。成。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按。此。文。自。余。讀。楊。公。事。以。下。文。理。不。通。疑。有。脫。誤。以。其。為。忠。愍。祠。記。應。存。此。文。無。從。得。其。原。集。校。正。姑。據。舊。志。採。入。

高安重建周節愍祠記

明 陳振揚

瑞故有節愍祠祀贈按察使周公憲公楚鍾祥人宏治進士正德
 壬申間任江西按察司兵備副使討華林賊兵不繼中伏敗死
 子幹赴難亦死事聞上詔贈公官謚節愍建祠祀之額以是名併
 表幹孝烈與從征死事者偕祀後三年安義盜起高安主簿袁
 亦以討賊子鳳翔殉之詔贈其官知縣以春秋配享公祠前後事
 載碑乘及採諸他記得其詳嘉靖初御史儲公良材行部至瑞首
 謁公祠檄有司重之去今百有餘世遠事湮祠宇邱墟未有建而
 復者余初至適秋祭見公棲神無所設蓬以獻為之愴然公血戰
 父子俱斃賊亦氣奪後舉者藉以收功卒貽地方安至今賴之奈
 何不為公一妥侑使公靈處謂報功崇德何無也今聖天子御
 四十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又安兵革不試瑞父老子弟俱知有
 馬之休而遂忘其杞鼓之警雖其吏強土與斯民共享寧謐之久
 亦以為可拱手即治縱有馬革裹屍之志將安所用之具於公之

江西通志卷之...

一百一

祀典直玩為奉行之故事身余竊以為非然也夫勸人以忠豈
 必殺身必殺身而後可言忠則治世無忠臣矣勸人以孝必赴死
 必赴死而後可言孝則順境無孝子矣公之父子不幸相繼死職
 而公受禍獨慘本其慷慨激烈之志亦實以備兵為事以殺賊為
 急不得不親行陳冒矢石為將士先至於被執而不屈視死若歸
 則所遭變狀也方遇害時司道議以犒兵餘銀二千兩助喪公魂
 憑女奴言會司道卻之言訖而廢然則公之精英靈爽何時不在
 天地而其忠義激發何日不在人心耶以公沒後不數年而有哀
 高安父子之死一時刑丈夫之多豈非聞公之風而發憤討賊義
 不徃辱者與此足以徵公矣今世之為人臣為人子者能以公
 不願身之心而忘私家之營又能以公子急殉父難之心而急公
 家之事則國豈憂無臣家豈憂無子哉此聖天子所以贈公祠公
 之意亦吾有司所以奉明詔表忠魂而維持世教之盛事也公之
 祠其裨於風化大矣胡可忽諸始祠雖重修而因陋就簡故日漸

圮廢迄今始議建復既完材鳩工自堂寢兩廊重門皆仍其故址而周牆之外護以榆松擇齋士以奉香燈設鐘鼓於堂以時撞杵使速近聞之知有公祠在也祠舊有像俱泯獨存公塊木面目願窾如枯骨故老有識其貌者指示工人塑之坐於中堂併塑諸配左右侍而列從征死事者木主於兩廊工肇於萬曆甲寅秋月乙卯七月告竣於是落而享之廟貌煥然觀矣岷碑墜淚千古同然也過公之祠瞻公之像讀余之言而不為公一飲泣灑然於奮非人也

周文襄公祠記

明陳善

公周氏諱忱字恂如其先會稽人唐末黃巢亂有諱勅者為御史中丞率兵鎮九江子孫因家焉後又徙南昌之武寧由唐迄宋世有官績為名家有元盛時天驥為吉州路總管贈江西行省左丞追封豫章郡公遂家廬陵郡城之北隅三傳至南康路知事鑑公曾祖也祖遺安先生仲德始徙今吉水之月岡父秉昂皆不仕而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三

皆以德誼重一鄉公生而穎敏好學諸書經目輒不忘遺安先生喜曰是必能大吾門遺從名師受業永樂甲申取進士太宗皇帝命拔其尤者入翰林俾進學公願與其間公日夜奮勵不少懈當天下太平四夸賓貢祥瑞迭至文學之士歌頌聖德者日新月盛公之文章最為人所稱道時方修永樂大典一時名儒皆集館閣亦多讓公為能畫成授刑部主事寬厚明慎獄無道情聞有林姓者年二十餘被誣為逆黨行財獄久不決公一見問其言曰黨事發時方二歲豈能行財力釋之及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成上知公可用嚮意用之陞刑部員外郎太倉成命公主饋運直隸糧賦不嚴而事集仁宗皇帝即位有薦公為郡守者不聽及封建親王擇輔導以公為越府右長史宣宗皇帝念畿內之地國家肇域於此蘇常諸郡賦稅嘗天下之半宜有以優養其民而用匱民困吏不稱任故也乃擢公為行在工部右侍郎往撫之凡飢寒勞役利

害有當與革者大小之事皆以付公公奉教惟謹而以養民為先
務蘇之賦重郡豪嘗巧取以自肥而官賦常不足田里細民困於
暴斂至棄產以逃鬻子女以緩刑罰歲逋嘗積至百萬以待恩霈
公知其然乃立法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不入里胥之手計常
年過取之贏而積以濟農又發庫財平糴以待凶歲武臣之祿當
輸南京給之則請令受於蘇而水真運費亦以惠民其運北京
而舟楫失利或官有料需及民間飢饉無措者皆以所積之贏通
給之不責償於是細民惟知力田輸稅仰事俯育而已他一不
及官無負租私無橫取鼓舞歡樂者二十年而上之委任亦篤雖
遇父母喪皆違情俾任事而罷終之禮如焉事或嚴重雖非公所
履亦以命之若審錄南京奏囚考察郡縣吏督京衛屯田理松江
煮海之利如此者非一也其寬緩嚴急必以公不以情人皆以為
宜而無間然者松江嘉興地瀕海公受命防寇相土宜築城堡造

戰船訓練士卒嘗若有警然者凡上所命無不稱旨列聖在位多
降璽書獎勵而加錫賚焉今上皇帝臨御嘉其勞勩陞戶部尚書
以舊制弊改工部未幾乃命注無南復以其民之安之也公益勤
篤始終如一所以興利除害如曩時時邊鄙戒嚴需兵器以命公
民間公令如子趨父事百萬鎊仗皆應期而辦景泰二年以風疾
辭不許章再上乃命戶部侍郎李敏代公還且戒敏凡其所行良
法美意無輕改益仍有意用公也及見上命光祿宴勞之公退而
疾作仆廷中幾不能起上察公實病命致仕歸景泰二年八月也
公祇事五朝夙夜匪懈懿德善行與人誦之至論巡撫之績亦首
及於公蓋公於民事知無不為為之必盡其方郡邑水旱當賑給
者多不待命下安其危殆而完其晉肉者不可勝計又推餘力以
及其所營為而皆自成功修應天府學之尊經閣蘇之吳縣常之
江陰鎮江之丹徒丹陽安慶金山太倉諸學作闕里之金絲堂若

武進之孟濱河間江陰黃田間蔡涇間蘇之賈燕橋鎮江之鎮西
橋所以通往來資蓋世者皆公所重建而人不知勞先賢故跡如
李太白范文正梅聖俞魏鶴山祠宇皆修葺之一不以煩民初公
年六十即傍所居之雙崖營草屋若干楹各以其勝名之至是而
歸老焉娛意於山水之間足跡未嘗至城府賓客過從輒傾倒相
歡所為詩文若干卷出入唐宋諸大家蓋風乎其言也四年十
月三日卒年七十三上聞之悼歎命禮部致祭工部為治墳塋賜
之謚曰文襄諸子仁俊仁迪仁儉仁廣孫琬瓚環璇琦璵奉葬於
其里黃岡之原既備之儀物如制又即墓之右作享堂五間以歲
時行禮中祀公像左右二廂以貯祭器凡諸宜有者無不具繕以
周垣局以大門嚴嚴翼翼內外完好又買田五十畝以供歲費而
來求予記其事以示久遠予與公同取進士同朝者五十年知公
為最深且周氏之先德厚矣而公又加厚焉子孫相繼足以垂不

朽而何待於予言然不可辭也故為書其行之大者以為祠堂記

清忠祠記

明周用

魏之祠趙清獻文信國以二公皆知是郡故也嘉靖八年予奉命
視師南嶺諸郡商搆二公祠祠在郡門之西予謂其官屬曰二公
生而仕於此南向以臨民沒而祠之以東向於義則未安樓公之
神復不於堂而於寢於禮則未協蓋闕之明年而致相正候予曰
祠其人既謀於禮而不悖則宜著其治行勤勞者以附公於祭法
人之言曰清獻之清信國之忠古今之所謂清與忠者也則亦不
可哉而及也是則然矣願之為郡自漢矣於今千幾百年郡之有
長自晉太康以後其事業頗末不可考見與僅存名氏而未有稱
述蓋亦多矣其間口口氣節羞可比擬者可直謂之無人哉臣之
事君不口其介之謂清不有其身之謂忠二者非性成則必遷非

勇口則無所於終此二公之所以不可及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不獨二公為然矣故嘗求之二公其言曰蓋之所為夜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其曰樂人之樂者愛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又曰義勝者謀立人家者功濟故清獻再知蜀郡不作神羞簡於天子勳容稱歎力爭新法而終補外信國蒙大難而囚於燕市足不履所居樓下地者三其篤信力行類如此是故不以辱加寵不以退榮進不以利妨義不以死易生志遂於常時烈妻於後世光明俊偉五季萬物之表使人咨嗟嘆息以為不可及此豈偶然而得之者哉夫君子於時有過不過故於事有幸不幸時與事不在我在我者處之得其道焉耳即使二公不過於宋終身一使與過於宋而與大卿百執事雍容周旋行其所無事使之泯然無所成就而與眾人等哉予既懼夫人之

江西通志補遺卷之四十一 物類

不 信力行而徒後於所遇之幸不幸而卒無以善其道又

夫人之處於幸不幸之間願望中立而無以自振也故

借為是說以詔自今之吏於藉者知所尊信俾類之

澤以永其恩焉

明 歐陽鐸

臨汝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濟配最死事

也按志元桂家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士歷官太府寺簿宋開慶

己未元兵入潭鄆出知臨江軍時未有城藉民樹木以守制置使

徐敏子軍金鳳洲觀望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脇之降不屈

與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死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諡正節賜葬

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景定庚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

蓋其遺址也姓訛後逸易為陰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

德壬申李君夢陽視學至郡因請生翁始撤知縣楊麟興鬼像立

三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頽圯不治
知府錢君公良顧瞻歎息加葺理焉弗弗損惟以可久余適道
郡下與公良追論其事曰嗟乎北門之禍徐實為之也夫既賦於
藩其守在堂既賦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蓋已無臨矣擁兵自
逸致賦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自當之不事而不勝以至於死謂
非其教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賤宋於是乎失荆英予奪廢置並行
而不倚如持衡起夫然後可以立國贈官易名賜葬任子立之廟
祀報忠之典亦宜矣而無赫於宋之亡由刑失而愛死者相視也
人臣之義太上無所為其次勸而善其次懲而善是故守為義則
避者報死為榮則生者辱事有相形者也而或易之苟避而誅則
莫敢弗守矣苟生錄則莫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概賢者哉
寢忠之舉夫亦以為世勸也由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耳
目所反孰為廟近乃今傾圯相望曹法詞之弗埒悲夫嗚思之俗

江西通志卷五十五

前城

尚鬼而惡施惡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重賞重賞則不究因陋就
簡而先其代之事莊法所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人視利如洗
乃城吹以新府署工鉅費廣不為自嫌吾國諸士民士民若聞
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為厲乎知言者亦必錄余
之非妄也

胡中丞柏象生相記

明金達

鏡之安仁舊縣上縣西南去治四十里曰鄧準者四通之墟也距
東鄉首溪金谿各五十里高岡曰巖嶮峻阻絕且林深箐密可為
淵藪於是不足逞者嚙噬出沒其間垂三十年嘉靖己巳撫臣議請
添設捕盜通判一員分饒撫兵壯若干名坐以鎮之然往往抱窮
寇勿追之虞用亂繩緩治之策故其勢日以滋蔓又莫有能奮長
策而制其命者歲牙閩魏州洞蠻及閩廣叛寇相繼突至殘破各
城邑殺戮恣臣裨將中外騷擾於是薊卒賊酋徐取穴張箴四等

東周造攻既稱先鋒立十三大寨揚旗四指大肆焚掠且移報東
 鄒國入城邑蓋其意實欲北攻安仁以引虜信來寇絕直拔鉤南
 據上消金谿引建撫之寇以西窺臨以計必行勢必合其為以右
 患不淺假以歲月則將為張璉平之變安仁有當屠殘矣秋八
 月拍泉胡公以浙之右轄將以省提督府大帥入所統界輒動告
 詎知鄒舉不戢患難夫也由紫雲驛舟行六七里至炭柴命十戶
 某提兵數千授以密計入鄒舉出其不意即果懸殲之由是賊聲
 震蕩勢成破竹故按節撫建而闕顧之寇授首移座古袁而洞蠻
 之叛以服再用師何家渡而虜兵之為叛者勦滅無遺蓋以腹心
 患除而勾引勢孤兵屢試而不捷者皆由殲滅鄒舉之寇為之張
 本耳料敵制勝算無遺策公之功偉哉公又以安仁為全有要地
 地瘠狹而驛煩衝民已疲瘵不堪勞役發帑金數千以為築城之
 資在賊酋蠲誅而其旅猶多也乃行守望親兵之法十家一牌統

江西通志 鄒縣 卷四 續修

於鄰長百家二都統於村長積至三四百家則統於堂正副堂正
 副以士大夫及齊民有德行者為之因其戶數而稽其出入備以
 器械而教之擊刺行未暮月民知向方有遺孽不即功者堂正副
 得以公法而漸去之自是四郊恬然靜止俱深君子以為有寓兵
 於農之制矣夏公補夏官少卿行安之士民相與謀曰自公未
 至吾安仁災近剝膚喘喘焉朝不謀夕公茲之來不增兵不減賦
 不徵調莫秋數十年之巨寇得安堵以居此其德在安仁將千百
 世莫之泯也不以祠祭其何報公於是樹懷德碑於學宮并立生
 祠尸祝之公名松字汝茂柏泉其別號也直隸涿州人

大忠祠碑記

會城舊有大忠祠在四道後街祀宋岳忠武文信國謝文節三公
 蓋忠武於兩江有靖亂之勲而信國與文節又此邦人傑也歲月
 浸久故址變遷按志稽考之已不可復識矣竊思三公大節凜若

海內豈非鴻漸于磐不素飽者耶而備然自好世殆不洋足以表
樹物軌型範後進斯又可用為儀其在漸之上又矣漸之象曰君
子以居德善俗夫德之居浸漬而不容已俗之善也轉移而不自
知此足以見公哉公晚年日手一編以自娛棲心淵寂獨觀天人
之際與人譚名理刺刺不休接引後生小子被之者如風月入懷
不忍失去獨其勤行習說公所自揭者予實以是窺公之深矣是
舉也微獨計借文學諸君之不能忘情於公因憶不任為諸生時
與公從子別駕孝廉肄業仕同山中受公陶鑄實多比余筮仕長
安與公周旋天室蕭然言笑宛如公遊太清矣公政績在郡國廉
立在廟廊著作在名山清懿在鄉黨宗族學術在天下後世即謂
公十載猶生可也按郡邑之祀賢宗者非之而專祠特祀前此未
有也有之自公始不遷之廟可以觀德此之謂也夫祠凡如干楹
構建次第及春秋饗祀歲額備載邑乘不具書時萬歷四十六年
戊午季冬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 卷八十八 藝文
清 魏 禧

金精山祠記

金精洞漢女張麗英飛昇後其名勝聞天下甯都固僻縣然以金
精顯仙女廟漢魏歷來有之可考在唐宋迄明興廢之故具載宏
治中邑人黎瑤碑記崇禎末年余倚家金精峯頂而數百年之木
松杉修竹為勢家翦伐已盡殿宇日就傾圮道人卞醜與吾友李
咸齋彭天若倡修之未二十年瀑水敗殿東角樓亦就圮康熙戊
午吾門人楊御李授徒洞中慨然感之與主僧倡眾修舉加丹雘
焉請記於余蓋自宋以上惟祀仙女徽宗時以祈雨有應賜號靈
泉普應真人至洪武初改祭山神洞外雙石下春秋行祈報禮為
祀典之正余則謂仙女守貞不字與古之高士逸民同李咸齋又
以為神仙無不忠孝衡山首載義帝女故疾之豈以悅己容哉固
足以愧夫苟且榮祿與夫終南之徒以隱逸為仕宦者廟而祀之
夫誰不宜自洞迤西北奇石四十里拔地倚天其巖壑之最名者
十二峯皆金精地代多隱君子結廬其中不獨哀愉不事二姓也

其亦仙女之遺風與洞中大殿奉道家三清像旁小屋為仙女祠
按舊志洞外有陽靈觀御書諸樓自宏治時已無有後之君子倘
有好事為興復者當從三清像於外觀而以洞中正殿特祀仙女云

重修濬臺祠記

清 熊文舉

大中丞蔡公巡撫江右業已飭百度而新之矣蓋嘗巡濬陽而新
白鹿書院巡湖東而新為湖高院朱陸光賢美牂如見又敬既炳
秀氏用章江右煥然更開一理學道德之區域惟濬臺祠建自省
會安焚之餘僅存額林蘇葦謝汶之徒占焉焉余數四過之腐草
突煙荒迷穢蕪其不堪憑吊也中丞曰何哉此非江右先賢之最
初崇祀者乎東南文學肇於言偃絃歌樓樂竇表四科偃國宰武
城得人以報聖師賢惟濬臺滅明為衰舉天其行不由徑非公不
至偶舉其大槩耳大節如此百行可知其時傳渡江斬蛟事非不
經竊意其人介然特立而復智深勇沈殆麾不變威武不屈者乎

江西卷之九 物類 續紙

言偃文學符采蔚然輔以激明清剛嗚若古之聖賢程人必先其
大節取友必資其勝已而利方為圓橫趨曲步爭先關捷聞然媚
於世者在所必祛惟江右崇祀表章首奉子羽故理學節義代有
聞人照映寰區及其後祠遊廢而逸思學或靡而或歟士以道方
為尚又以教導為工厥先輩之迂疎使行已之滅裂江河日下識
者憂之而况吳文疊見俎豆無聞孰能於幾務捨擻之時而惟此
繼柱聞來之威舉大中丞再造西江豈獨取濬臺而登之柱席取
湯大而汰以清冷哉濬臺祠會廢於殺繼煽禍之際不佞之師方
岳涂伯聚先生曾疏告力爭而復之余不佞蓋猶記為諸生甫衣
衿執壺其下今幾何時又見丹雘炳耀棟礎幾幾於榛莽瓦礫之
餘中丞之意蓋欲萃紳於考士而講學肄業於其中始前徽之友
教即來軺使客偶一停傳仰視椽楹術繁几筵亦以見江右風教
之有月來而文學得人之為芳烈也中丞公百度惟新此亦其最

闕世道士周而光裕者乎。朱陸之祠，先河後海，有以也。是役也，相度飭工，杳東成於中丞，而中丞公復捐俸購田若干，以每歲納租若干，以充紳士講學課藝之費，分守遐若，實贊襄其事，乃能書山中，以記祠之文相焉。余不佞，為之原本揚扆，如此，然甚愧受菲之罔能敷贊於萬一也。

重修曾子祠記

清

文德翼

得尚祀曾子，不知所昉也。或曰：通楚時，楚子云，或曰：晉渡江，孔子適齊，曾子通焉，遂家焉。今澤，曾姓是也。然夫子之道，與天地并昭於日星，燦於河嶽者，曾子通祀天下矣。澤，常祀之，年失過放，遂後周茂叔，黃楚望，皆興於澤，而曾子千年絕學，核時証匪地，驗其祥哉。先祀孔，厥近廟，貌類於兵，贊故廟，私加蓋焉。噫！王麟吐言，莫威神於大學，彩鳳含苞，生福壽於孝經，澤之班，式京東魯矣。

江西曾子祠記

張橫渠祠記

清 文德翼

豫章夙號理學，而九江為稱首。元公卜居廬山蓮花峯下，以道州濂溪名其溪，河南從之遊焉。厥後文公講學白鹿洞，德安蔡元思、瑞昌周舜弼諸君子卓然為高第弟子，鄉郡州閭服行其化，虞道園以為九江庶幾鄒魯之盛者，此也。迨元初，尚有楚望與吳草廬交，而元文二公之學復振，自是若滅若沒，先徵君始克受於守約夫子，創嚶鳴書院，以集四方學者。如是者殆二十餘年，亦近古吾儒之隆也。乃橫渠先生之後，有自鳳翔遷於九江之赤松鄉者，其地曰渠田，因先生而名其田也。督學使者選先生之裔孫紘補郡庠弟子員，俾祀先生，紘上請於守令，新其祠堂，守令皆嘉其意，捐助之祠成，請余文以記其事。余不敏，樂聞是舉也，語之曰：夫學將以明性也，性無有外而容感橫於中，則與天地不相似。至虛之體，遂不能實有諸己矣，非學其孰能明之。元公之言誠也，河南之言敬也，朱之言窮理也，黃之言致思也，無非明乎是者，而

先生之言為尤著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又曰
惟於虛無動搖故為至實旨哉言乎學者不察以為可執持而底
於實是皆異說之所為而非吾儒本天之學也明乎至虛之為至
實則凡一動一靜一言一行之間以及於人倫物理千緒萬端而
皆吾性之無外如魚之於水鳥之於空欲呼吸離去之不得者而
又何容感之足言哉九江舊有濂溪書院二在城者至今僅存在
墓道者久已圯廢至若楚望故宅不識其所在而遺經亦無傳本
周蔡二先生竝未祀於學宮其土人且不識其子孫甚矣文獻之
缺也張子紘獨能存其祠於荒野水之中巍然喬木後有過者
望綽楔焉知為橫渠先生有不為之徘徊感慕私歎關西之尚有
後人也哉

理學名臣祠記

清 張尚瑗

孟子謂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各如其量以相友推之祀典古之
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用此道也孔子者其萬古天下之善士乎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 卷一 藝文 祠記
稿紙

合數十郡邑而為省會國之尤大郡邑各有名賢之祠今首獨無
有有之自江西理學名賢祠始尚邱漫堂朱公巡撫江右詢謀所
屬之士大夫確議條對於是合所謂五賢三先生二十四先生大
忠大節同仁諸祠存者仍其舊廢者蒐而出之更擇其尤以為理
學忠節兩名賢祠忠節祠別在順化門其進賢門內迤西之祠為
木主四十有七以濂臺子為之主祀者則理學祠也理學之盛衰
天時地氣為之轉移而人事主持乎其際自孔孟出而鄒魯之文
學海內宗焉有文儒足稱者多借其名以名之若漢唐之間中晉
宋之江左帝王正朔之所在而人物衣冠聚處於斯尊無足異若
齊梁則汝穎多俊才南來則浙閩盛文事載諸史乘猶宋之盛也
人才萃於雒陽有二程司馬道德魁儒為之領袖故其時士皆宗
經術崇古學非他朝可比則江右為極盛亦由朱張三陸諸名賢
遙相講學於其地繼之以陽明之門下輩出而景從有與之身者
角立門戶亦愈逾形其盛尚邱公所論定祠中諸賢官於其地者

金陵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記

清李元鼎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舊於金陵墓側有專祠崇禎
 間吾鄉胡郭兩侍御又為文忠烈祠附以靖難翰林王公良大理
 鄒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鳳韶長史鄒公樸紀善周公是修令尹
 顏公伯璋張公彥方教諭王公省凡九人以諸公同吉產也同死
 義故並祀於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
 碑其論合祀之繇曰正氣者君子去來之與也來則乘之去則不
 舍焉時之今昔有分官之崇卑有分而正氣則合又曰死地不同
 而生地同死事不同而忠正氣先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
 也又美疑忠肅此時隱然自留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
 拜忠襄祠自矢曰歿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為名
 御史風裁甚峻見嫉於羣小故歸田里幾二十年嗣撫天津堯南
 樞數召對面決軍政壬午聞命之日別諸子救斷家事慷慨就道
 蓋知時事難為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決矣癸未冬賊將薄京城召

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迂濶者沮之獨公主持其間密奏令大臣
 輔太子南中徵兵上意即以屬公公曰臣當與國同安危此議
 為社稷非為身謀上猶豫未定事雖不就而老成謀國之聚確然
 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諭元鼎以必死寓即吾吉鄉館祀忠烈位
 公賦畢命詩猶三復成仁取義之言引絙自盡何異九臣一死得
 宜無愧文山之語邪時元鼎請護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
 之來也有故所乘者生平此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舍者終古此
 正氣宿昔之學問力量至此始微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之
 心正自明其心其證合者甚微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曩已合祀
 忠烈忠肅於燕茲更從祀於諸先生之後質之公議僉曰可非敢
 以子弟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
 舊有碑載茲不具論第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
 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吉水谷村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
 金陵共襄厥事按祠志攷廬舍祭田雖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沒諸

忠貞之室亦赫矣哉

雙忠祠記

清高璜

余視學江右之期月，課士於吉安，欲謁歐文二公祠而未果。其明年為康熙甲子之孟夏，復至吉，錄士士之就鄉舉者，蓋已竣事而將去此土矣。因以所得俸入，檄有司求二公祠所在，葺治之以遂前志。則歐公舊祀於恩江，而文公故祠之在螺子山者，已廢毀不可問。太守劉君裕公尚德君子也，議益以已俸，就郡學之西偏，建祠三楹，合祀二公。以為吉士勸，爰鳩工庀材，不日成之。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劉君以余一言而毅然為之，不日而就，謂非勇於赴義之君子乎？祠成，請記於余。余惟日運而不息者，天也。日生而不已者，人也。古之君子，無論窮而在下，達而在上，各有所樹立，以與天地同不朽。雖其成敗利鈍，代不相襲，而要皆有毅然必為之志，百折而回，怵之以死生利害而不可奪，故其氣常伸而能以有成也。當歐公知貢舉，盡黜文士，新奇怪僻之在高第者，一時怨怒罵譏，公皆不顧，而文體卒歸於正。其所五代史及他著作，誦之

江西省通志卷之四

一一四

三頁

至今嘉祐治平間，定策夾輔，與二三大臣左右兩宮，諍直不回，身任眾怨，自束髮立朝，以至白首，謗訕不已，而挺然無所污。信國聲伎滿前，自奉頗厚，及勤王流涕艱難，閩粵之間，九死不悔，觀其過零丁洋詩，知其志之決者素矣。嗟夫！世之治也，則為歐公之夾輔，為唐書五代史際其哀也，則為信國之柴市。為零丁洋詩，匪特其人之時命不同，即文章所遺，倘亦有幸不幸乎？而要其必為之志，與夫不可奪之氣，則皆充塞乎天地。夫是其人已往，而稱述之者，愈久而不已。嗚呼！賢人君子，後先相望，事變所乘，何常之有所遇之順逆，不可逆計。其始雖未嘗意其至於此，而於生平所自主者，將必有在矣。彼丈夫也，可不自勉焉。爰顏祠以雙忠，而濡筆記之。

碧落山十賢祠記

清陳之蘭

事之無關大義者無以為也勞民於不急之務春秋必悉書之以
譏往而懲來然闕宮之作與思樂泮水同紀於頌以美之而春秋
沒其文豈於僖公有私焉蓋立廟等於建學有關大義故為聖人
之所許聖人許之雖千萬世踵而為之可也推此以衡祀典凡立
德立功立言均足興起百世允宜廟食十賢祠之在筠州是已筠
州府署曰江西道院其後為碧落山古真人李八百鍊丹之所故
有碧落堂宋景定間火於兵文信國來守筠復新之又結野人廬
其旁以自居與蘇子由東軒密通文丞相既以身殉國郡人因即
碧落堂享之則反從其朔祠實權輿於一賢夫仙之有無不可知
即有之何補於名教改而祀忠臣於義為尤雖仲尼猶許之顧禮
緣義起而情以類生後人因而廣之益以八人為九賢祠陶靖節
蘇東坡黃山谷米襄陽朱文公嘗遊於是也蘇穎濱楊誠齋劉青
田嘗官於是也諸君子所同者有文章以餉來賢耳跡其所處時

地既殊而中之所得淺深大小亦自有辨其薦以馨香也宜若是

地既殊而中之所得淺深大小亦自有辨其薦以馨香也宜若是
班乎夫播遷海表力扶危鼎宋亡而有死烈士自注申子義不臣
宋晉亡而有生逸民元亮之與文山足相配矣廷秀清勁急流勇
退義可知也蘇黃通而介元章高且曠並卓然於流俗之外彼匹
夫而任斯文之統晦翁復乎遠哉而成佐命之勲者始以肥遯終
以勞謙伯温亦不徒以才見然則九賢心跡不必盡同大抵高節
鴻文乘時之衰而起顯謨大猷乘時之盛而見皆為三不朽人大
有補於名教則合而祀之其理近是然而無平不被祠日久而漸
散矣郡伯吳興沈公甫下車即葺而新之蘭偶至公署公引之登
祠拜焉因共尋李八百仙洞丹井無復遺跡而東軒歸然獨存野
人廬故址尚在將重建之蘭於是有感也而復於公曰人生豈不
在自立哉苟能修身見於世則雖足跡所至非必久於是既沒而
人思之從而廟享之故則復新與天齊久苟無以自樹則雖仙人
之洞與井且不能長保其有而況人間臺榭宮室乎臺榭宮室未

斃而其人已沒而不彰是可慨也公乃命蘭各為詩以弔之野人
廬云纖兒撞壞好家居一點臣心塞太虛已矣中原乾淨土筠州
留得野人廬東軒云浪湧峰移海變桑一軒卓爾魯靈光眉山遠
隱層雲外姓字偏從謫處香故竹森疎節夜月新梧參錯掛斜陽
公孤百輩全安在監酒人同錦水長碧落山云洞天井水一齊湮
堪笑仙才不及人若使諸賢也煉汞廟堂安得故仍新詩成忽憶
宋史又得復於公曰宋史載余靖嘗謫監筠州監酒稅事與小蘇
同其生平清風直節自樹於明時百折不改其操使其遇變必能
仗節死義此烈文山且在朝廷進賢退不肖經制兩粵馭寇靖邊
使天子無南顧憂而著書垂世亦復與宋諸儒埒為諫官時已列
四賢有德於粵粵人至今祀之八賢堂則筠州之祀宜為十賢而
止於九豈昔人偶忘之耶抑天意實使然欲虛其一以待來者耶
立言公所自有也逢時之盛不必以節見然泣吾貽武者兩月而
士胥服為政日淺豈曰受恩乎德有以感之矣今守筠不滿四月

曾通二心館稿

一六

業已舉聖人所許之事而為之大義炳如功在名教則所謂三不
朽者已見其端但以公之賢朝廷將做漢故事以郡守人為三輔
恐不得久於筠因端竟委何必多讓古人故曰天意虛其一以有
待也公謙嫌為當之遂益以余忠哀公為十賢祠命蘭記其事蘭
退而書之更為詩殿其後以呈於公詩曰俎豆廢興不等閒廉頑
立懦此其間若非太守扶名教幾被飛仙占此山

新昌桑劉二公祠記

清徐炎

左傳曰：民神之主也。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祭有具，舉之莫可廢也；勤民之官，莫先於守令。要其實，有非常之勞，禦災捍患，能人之所不能者，則崇德報功之典，尤不可廢。而亟宜舉之。余甫莅新昌，週視城郭，見文廟迤南，新興版築，集木石匠於其間，詢之紳士曰：此桑劉二公祠也。曰：前此未之有乎？曰：有。桑將軍廟，而無劉太守祠。桑將軍者，我朝定鼎之初，流寇奔潰，四出所在，肅聚邑寶淵，藪將軍統兵討平之。然則祠劉太守，曷以曰太守？時瑞州新昌為屬邑，與萬載、瀏陽相近，而西北一帶深山窮谷，危峻巉巖，賊負固肆劫掠，脇從者眾，烽煙擾攘。將軍統兵十萬，將洗新昌以空其巢穴。維時劉公知新昌之民良善，翼怯兵戈，踪躡玉石俱焚，乃長跪牙帳，為民請命，不得請繼之以泣。泣而繼之以血，解裘馬脫室人簪珥以犒師，及裨將將軍嘉其誠，乃僅勒戮寇賊，殲其魁，而新昌之百姓安堵如故。其時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二

感將軍之功德，立廟祀之。而曲突徙薪者不與焉。年代既久，廟亦圯。今修縣志於故牘中，檢得劉公自序文一首，讀之，知將軍之從善如流，而太守之心，所向披靡。太守以愛民為念，曲盡恩勤，使非將軍不能平寇賊，使非太守保護周詳，情文兼盡，賊殲而民亦隨之。則今日新昌室家父子，聚族數百年，士食舊德，農服先疇，熙熙攘攘，以沐聖天子之化，於無窮者，豈一人之烈哉？是不可以不合而祀之。使二公在天之靈，其福佑乎新昌者，猶彷彿乎旌旗照耀，來往垣門，庭楹棟煥，然肅然以妥靈侑，以時祭祀。余親民之官也，禦災捍患，與有責焉。例得誌其顛末，如右。時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仲夏之吉。

陶靖節先生祠記

清李商

人無賢愚莫不願成其名節為一時高士而自炫則媒者先為
 光如脂如膏者初終易變無他明道達也古今未用行舍成與道
 行隆華寂迥巷不改其樂者孔顏而後吾於晉得一人為妻陶靖
 節先生者其天先生之名習於童叟先生之行炳於宇宙其獨善位黃
 知先生者謂其遺情軒冕樂志林泉詩酒自娛保真獨善位黃東
 父許由之列而不知先生志不在隱逸假隱逸以樂道意不在詩
 而資詩酒以寄迹者也先生性冲澹氣邁逸蓬觀時務不成成於
 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春風沂水寫目皆天性之真於詩文陶處
 悉怡情之具襟靜精微深於易教屬辭此事志擬春秋未嘗陽謂
 其尤與華姓間然寫忠貞此尤志節之大者脫今幾希聖之學樂昭

安貧樂道因得躋顏子之班而達天知命亦可幾希聖之學樂昭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曾一燾物信
 稿紙

明有不能觀淵明之文者賦稅之情遠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
 儒夫可以文豈止仁哉抑乃壽標可解是誠有助於風教也
 為百世之師者即遊陔所存尸枕亦足裨君子小人之互剛
 大江之右為先生故里本史具在可無闕就之觀瞻几廷之
 耶余奉命宣茲工擇庭後即故瞻先生道像展畫場之念迺
 陽乘里遙隔山河省會名區未存松栢僅於志節祠中次增一
 而專祀無及余病之嘗願與印之人謀拜祠宇而未遑南戒太
 更陶公存新為先生吏孫清風高節奕然先人履迹水涓木
 馮族庀材以初自置宇三重於南西司馬廳事之右者今故
 祠以祀先生左右各建寢堂并祀先生五子宗文為開戶以
 耶子姓出入朔無棄先生之專復不混五子宗文為開戶以
 故故丹履維新担担翼翼文宗人以奉享置田產以瞻崇威規
 模率周計深且遠是校也實陶氏崇祠而願其顯者則為靖節先

史祠太史之言曰五柳高風天下仰之我不敢獨私其祖欲與都人士共慕名賢耳意為子若孫而各尊兩祖義也為名賢子孫而奉仰之人共尊其祖之賢是以親親之仁為賢賢之道尤哉之者也斯祠之作不特先聖之節不掩而西江益可為風教之地作百世之師而太史建祠之義亦足為世道人心之一範也余故樂得而紀其事祠倡於雍正八年秋落成於次年之夏其殿戶庀福之何肯竟愛雖續之經費竟推記註之出入太史自能志之余不復贅

重修王文成公祠記

清范泰恒

自三代後王者常有而名世不常有一時乘風雲開疆土錫爵開藩悉皆鼓刀屠狗輩即有大人不過贊襄成事非有才兼文武隨所任而不窮於用者至於出類拔萃秉上哲之姿而擴充踐履擔荷名教為己任出其餘事猶足樹氣節善兵機功成不居夷險一節所謂名世者如是足矣而一詩章句之徒又從而短長其後夫

江西會館物館

稿紙

以章句而詆謀武夫悍卒乘時立功亦不足以憎服其心思况乎出類拔萃隨談輒效一洗處士虛聲之羞而乃因語言之小節忘經國之大猷日爭於無何有之鄉以相雄長嗟乎二蟲無知大鵬何傷卒之日久論定有識者固已仰如泰山北斗矣即窮鄉僻壤沐其功德沒世久而不能忘嗚呼豈倖致也哉崇義江西之僻壤也高山環繞舊屬大庾上猶南康三縣境明正德間為峯賊謝志珊藍天鳳所竊據監塞八十四據地千里騷擾三省為害數年未有能平其亂者朝廷命王公守仁開軍府於贛南令湖廣廣東福建諸省之近賊者皆歸節制事權既一撲滅可期而湖廣巡撫秦金奏請三者會勦朝議復許之當是時屬無健軍軍無現糧又限以兩月之期公自惟必待會勦是諭賊以遠遁也於是訓練機快那移縮費刻期豫勦十道並進不煩他省一兵而賊首滅諸寨破矣大功克成乃刊茶寮之石而去又為之立縣分鄉建城郭置守兵申明鄉約崇人德之爰立祠以祀夫崇義之在江西彈丸耳崇

義之賊之在天下，癘疥之疾耳。然已跳梁數年，莫能誰何。夫天下不患有事也，患無任事之人。有其人矣，而動掣其肘，牽連誤事。此所以以易滅之寇，生而養之，馴至不可剪滅。遺百姓無窮之害。為可恨也。夫易害而為福，去無窮之害，以貽無窮之福。二百年來，休養生息，皆公賜也。賜大而報愈長。此公之自能不朽，而豈崇人之能不朽乎。公哉。且公之學，在致良知。夫良知，即仁義禮智之端也。致者擴而充之也。以保四海，且無難。區區一隅之保，於公乎何加。然當日者，天下童蒙宵人，布滿左右，封疆之吏，又皆闖茸齷齪，戢亂不足，而媚疾嫉賢，則有餘。蓋累陰重蔽，一陽不絕，如縷矣。非有意意外之變，一出而為天下乎。其難，則無以取信於廷大臣。其後雖有難平之寇，宗社非常之變，亦且委之庸碌，坐誤機宜。而大儒無以成其功。故公之甫蒞南贛，不逾年而平積寇，其後剪龍南，滅宸濠，蕩三洲，定思田，皆於此乎發軔也。蓋公之功，崇義為首。公之祀，崇義為倡。而祠宇虧壞，丹青剝落，獨非此邦之羞耶。爰因暇日，理新之，蓋余於公有向慕之私，而歎庸庸者之不知名世，自有真也。於是乎言。

忠節名賢祠記

江西通志卷五十一 禮樂 清 宋 學

得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大其節也。德於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曰：人參於天地而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結也。天地不敝，而天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况產於其鄉，宜於其地，生有功德於斯人，而後無所式焉。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而感，而奮，復儒之振於開風，較同時之耳。提倍誦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而天下化而成也。後世不知此義，幸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一氏，論於非鬼。淫邪不經，此創造編於郡邑，醮壇男女，非禮之報，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兩祀風濤，則過而弗問焉。毋亦不知其所係之大乎。余撫江右，將暮月，紀綱盡定，百弊漸

除民俗悉有治象焉。導領之暇，詣清臺祠，拜徐孺子墓，而復其
 清風之室，持志訪所謂大忠大節諸祠，皆已蕩於燹，有求其殘
 碑敗址而不得者，嗚呼！賢人君子之靈，幾何所託，而國之化，何所
 助以施乎？欲一一踵其舊而復之，力弗能給，不得已，合諸祠而祀
 之，以世代之遠近為敘，兼採輿論，取志中姓名最著者，次入焉。蓋
 以諸君子之德之功之節，或不同，而為天地之正氣所結，則一結
 則聚，則親，則秋嘗春禘於一堂，或亦諸君子之所欣然也。夫
 德誰不克修，功誰不克建，節誰不克立，惟窺一身於土芥，暴棄而
 不知所歸，往焉，斯無如何耳。誠觀於諸君子之所為，而為古不泯
 且注有所養，用有所行，變不易守，常不辱生，七尺之軀，亦儼然與
 天地同久大也。此邦之人心風俗，安必不由此以振而復已往名
 德事功氣節之盛乎？惟願後之君子，永成余志，勿復如前者之廢
 而不舉焉，是所望也。已。

重修陸方伯祠記

清查慎行

豫章名宦林立，若以方伯而建，有專祠者，則惟當湖元白陸公貽
 芳最久。藪蒂甘棠，勿翦勿拜，美哉其二南之嗣響歟！按明史館所
 纂列傳，公諱長庚，萬曆庚辰進士，歷任江西左右布政，凡八年，補
 苴宗祿，改折京絹京布，蠲南昌一府門稅，弛長河五所漁禁，以救
 災黎。歲庚戌，改官南府尹，士民懷其德，建祠於章江門內西大
 街，後為成平所踣。康熙癸丑，公之曾孫閣學諱柔者，始清復之。高
 閣立戟，堂構一新，既而管祠李翼如物故，其弟宗益詭言甲寅兵
 燹而後，寢成墟，不可究詰。栗主則猶供奉中堂也。乙未春，宗益私
 以祠宇需於沙井劉姓，越五年，公四世孫奎勳，客游豫章，會逢大
 中丞近微白公，重輯江西通志，查勘境內先哲故祠，郡守海門汪
 君廉得盜賣情實，立銷契斷歸陸氏，輿論大悅服。奎勳乃擇吉鳩
 工，重建祠屋三間，門接三間，其後寢堂故址，則力未能而姑待焉。
 藩伯孝超許公顏其堂曰功業流香，而麗牲之碑，乙余詳紀其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余惟祭法云法施於民則祀之曲禮云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漢初
齊民為樂公立社其後夏承曹全之碑版共藏以為珍公祠迄
今百有餘歲而興復者再此同顧當路諸君子能以表揚先哲為
已任亦足規公之憲政及人遺愛未湮也公當在任時曾建韋武
陽專祠為文勒諸石由今觀之豈非袁彛好德之公心先後若合
符節者歟又覽閣學公雅坪詩集拳拳於江右先祠有句云好與
橫山祠並守遺民都勝子孫賢是舉也新建孝廉袁曰菊勳力為
多南昌諸生劉淑頃等經奠如禮洵乎江西人士懷賢念舊不啻
樂社名棠而子孫堂構之恩亦當百世而未艾也已

修復會城忠烈祠墓書事

清 彭家屏

嘗讀呂氏春秋曰聖人所貴惟忠臣柳子厚曰厥功章明宜受大
禮俾有憑托而宣其烈則忠者是固為國所必先事君所必思而
烈又足以成忠之窮夫節義為扶輿正氣其鍾于人不擇男女
能卓然自立盡性致命又不在爵位之崇卑姓命之顯晦古人生

江西通志備置理組 新紙

能勤事定國禦災捍忠廟食當百世不朽奈何宮室毀撤不為風
雨烏鼠頽壞即見奪于淫祀也蓋可怪矣祭法之謂何守土者其
能漠然耶江西會城舊有大忠祠所祀宋岳忠武王文信國公謝
文節公或靖此邦之亂或生斯地而以一死殉國難皆具文經武
緯之才而又身際科目功名之盛故能履危如安從容就義若元
之同公僅官廉訪使經歷當疆圉已破獨能操戈殺賊巷戰而死
嗚呼烈矣宜其立廟交衢與忠武三公爭光日月焉乃今于四道
後街求所謂大忠祠者不可復識於合同巷口求所謂同公祠者
其祀則男女範像各一其額則豫章福地也數公靈輿於昭厥祀
皆湮滅不傳良可深慨予備位藩牧十年於茲按志考稽蹙然難
已於是因五桂坊公所為之剪除修治榜其門曰大宗祠而岳公
文公謝公型範維新芳烈可步矣改豫章福地額仍為同公祠而
經歷之英靈用妥矣更為作記刻碑植于祠中以垂久遠不特此
也前明中葉寧庶人宸濠萌逆時其妃婁氏作詩諷之又力諫不

聽卒沉其身以殉邦人欽其賢且烈私為具厚殮葬于德勝門外
江干二百年來無有志者予庶得其地遣吏往視其塚在今新建
上饒兩縣漕倉中間盈字殿後封鬣久廢僅存碑碣埋泥沙中其
墓變滅之故妃家後裔改姓鍾氏居沙井者尚能言之予特刻碑
表其處并詳識之李翱謂婦人能辨進止即為公卿大夫之所難
疾風勁草如妃可無媿焉予故以為人能盡性致命者固無論鬚
眉中樞顯晦尊卑也昔文山入五忠祠歎曰歿不俎豆其間非夫
也後卒如其志語曰忠烈名存山高日升此都佳士對越几筵慎
勿謂古人其真不可及也已乾隆十六年辛未二月

昭忠祠記

清 曹國藩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道彭君
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
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
湖口則祠工已畢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

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祠祀

江西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祠祀

若干人其東為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
傳以小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隄迤西火涉
山曰鎮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
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
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至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
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
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
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洞大塞湖口逼我舟使
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驕
然若割肝膽而判為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
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
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饑將困窘若拘囚羣疑眾悔
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闕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
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

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

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聲
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眾之驩
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
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救
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
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
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
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
喜戚一皆主於己不遷於境雖
處富貴貧賤死生成敗而不火
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
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
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
覽觀之美粗為發其凡焉

石鐘山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清 彭玉麟

道光三十年粵西姦民洪秀全楊秀清蓄髮構亂陷州縣以十數
窟穴叢山中大軍進勦積歲弗能定咸豐二年闖粵境間道犯岳
沙解圍後由益陽湘陰掠民船萬計乘風過洞庭陷岳州屠武
三年正月掠九江殘安慶入金陵據為偽都六月由湖口泝彭蠡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犯江西行省江忠烈公志源以楚軍堅守得全終以無水師故不
能大創賊兵部侍郎曾公以親喪在籍有詔起復治鄉兵念賊據
長江非舟師莫能制其死命遂連三省會款議治戰艦於衡州時
承平久人不知兵水師尤創舉相顧愕眙曾公精思詣微尺寸皆
有策度按今福建提督楊公載福於羣伍中令典水軍王麟亦承
其乏屬武昌再陷廷旨趣行遂以四年正月發衡州二月抵長沙
則逆舟數千已溯流至銅官渚逼近省門曾公遣將復寧鄉賊道
會岳州陸軍敗賊間道撲湘潭擄商船萬餘將泝湘江通兩粵長
沙危在旦夕四月朔王麟會楊公褚運使汝航夏運司鑾以舟師
援湘潭鏖戰五晝夜盡焚賊舟忠武公提督塔齊布以陸軍夾擊
復湘潭曾公加飭戎政七月誓師水陸東下連戰皆捷塔忠武斬
偽丞相曾天養閏月復岳州褚夏二公死經羅忠節公澤南來會
軍水師追及嘉魚次金口八月攻武昌漢陽下之九月收黃州斬
州十月大破田家鎮鐵鎖之橫江者七鼓鑄火鎔液之燔賊舟萬

有數千忠武忠節路賊半壁山浮尸蔽江十一月舟師次九江陸
 軍克興國大治北渡劍黃梅鏖廣濟撤斬水進蹙九江王麟遂率
 前鋒直搗下游石鐘山石鐘者當彭蠡口西江鑄鏈賊必爭者也
 先是江西之戰船數百淪於賊賊用是塞湖口拒我連壘山巔為
 浮梁鐵鎖視田鎮如密隔岸梅家洲轟偽城環巨砲數百水洞而
 利仰攻介士多死傷我軍憤甚遂以十三月中旬簡輕舫猛進將
 逆舟之在湖者自天孤山至南康都昌當者輒盡會水益涸賊悉
 銳守兩岸鐵鎖斷中流師弗克歸各巨艦及輜重之泊外江者繼
 為賊焚九江營亦被襲於是外江與內湖如限絕域矣五年正月
 湖廣總督兵潰武昌漢陽復陷曾公留塔忠武羅忠節圍九江而
 命王麟駛援鄂至則與巡撫胡公林翼相依倚撤沌口敵湖湘曾
 公入章門如治水師饒廣告陷檄羅忠節自九江移勅復弋陽及
 廣信六月克義寧塔忠武卒於九江軍別遣將規湖口蕭節愨公
 捷三率內湖水師夾擊石鐘山以外江無援不克七月節愨中礮

江西通志卷之五十一 藝文志 雜著

死羅忠節赴援至昌壁洪山鄂禍差解而偽翼王石達開由通城
 倏入義寧躡江西境連陷瑞臨袁吉撫建各郡與粵東賊由茶陵
 入江者合勢益張十一月曾公調九江軍勦瑞臨檄王麟統道來
 江統水師時道梗易服為賈人重趼十餘里十二月達曾公營六
 年二月陸師潰於樟樹鎮兵之在下遊者悉援省垣南康亦失其
 別攻撫州者相持數月不能下當是時烽火逼會城宮私掃地亦
 立戰士縣釜待炊岌岌不終日其卒能撐拄者以水師分搯各要
 隘賊飽掠終日能舟運故官軍得補救而徐以自全也六月水師
 復南康七月湖南援軍至瑞州十一月克袁州羅忠節歿於鄂贈
 總督李公績肅領其眾亦以是月借巡撫胡公再克武昌提督楊
 公帥舟師復漢陽黃州蘄州抵潯陽內外軍相望無由得合李公
 尋攻九江掘長濠固賦十二月曾公勞軍九江七年正月命瑞州
 軍效圍九江法二月曾公復奉諱疏請以楊公總理內外水師而
 以王麟協理得旨報可兩軍雖洽一然終懸絕江湖間以石鐘為

之梗闕也七月水師官軍克瑞州進搗臨江楚師之圍吉安者亦
 屢戰勝惟九江死拒如故王麟商楊公以九江恃湖口為援不拔
 石鐘九江終不可得密約李公率陸軍從八里江潛濟出賊不意
 撼其城內外水師夾擊血戰兩晝夜以九月九日破梅家州偽城
 燭石鐘山賊巢精其崖獲賊戰艦八十九巨礮千二百有三殪悍
 賊萬餘攻克湖口於是水師之三載阻絕者內外皆合王麟率師
 擒彭澤取小姑進逼安慶楊公則乘勝復望江東流達德抵撫湖
 之荻港破繁昌泥汊兩偽城賊艘幾蕩盡計我師陣亡亦不下數
 千人矣十二月水陸官軍克臨江八年四月克九江殄賊無遺種
 旋收撫州建昌石達開竄擾浙閩八月吉安攻克江境肅清曾公
 奉命授浙閩軍次湖口王麟以水師戰亡諸將士乞疏請勅建昭
 忠祠命既下爰與楊公集議建祠石鐘山前極祀蕭節愍周貞熙
 褚運使夏運同副將成章鑑參將羅勝發游擊黃國堯都司史久
 正易景照李洪威謝新有陳友德郭德山守備黃開進白人虎等

江西會通卷之六

續紙

而以其勇三千餘眾耐之於後極於是王麟緬述水師緣起及分合
 之由鏡諸石以誌後人當洪楊之初搗亂也憑出為巢雖悍而其
 地僻且遠勢甚洪舟掠洞庭以來挂飄指金陵舳舻千里大軍十
 餘萬羨舍從之弊弊然常出其後故東南辦賊必恃水師國家之
 制閩粵設水師提督皆以防海疆內地如兩湖三江在事者多不
 措意戰船久窳脆不可考臨敵治水師如倡絕學於舉世不之日
 微曾公冥心孤往合羣策以圖之天下事尚堪問哉今自湘源以
 下長江二千餘里官軍分扼其吭無一賊帆上駛不可謂非水師
 之力抑死事諸君子之力也嗚呼朝廷養士二百餘年司計所入
 大半以供軍餉乃大亂幾及十年出死力以捍危疆顧歎在草澤
 寒微之賤士諸君子趨死不顧利害身殉至三千餘人綜計全楚
 國殤殆以數萬計謁數萬眾之死力屢蹶屢奮轉戰數千里而大
 難迄猶未紓死者而有知也月黑風寒之久江波怒號水石相激
 母亦有不平則鳴與所謂窳坎鏗鞳噌吰如樂作者相應和也乎

是大小可悲已祠在山之椒兀數十楹別置田產歲取所入供香火
修葺資募僧主持之牒江西行省當事者存其牘以垂遠後有作
者覽此軍緣起分合之由及死事諸人併力以奪茲山之難且險
其亦念慎固封守之義而勿以險要資敵也夫

一六忠祠記

清田維冀

丞相文天祥倡義勤王四方雲集其間挺身赴難者吉郡凡二十
五人泰和則有蕭明哲彭呂胡文可胡文靜劉仕昭黃士敏共六
人焉按蕭明哲字元東辟充架閣被執不屈死於隆興彭呂字景
望為潯溪院長家招勇從丞相於海上受縛被脫復集義兵赴難
死胡文靜字靜山領提督事招致不從曰甯死不負趙氏卒屠其
家劉仕昭鐵工耳謀復未成血指書帛云生為宋民死為宋鬼赤
心報國一死而已遂以帛自縊其黨入獄或乞憐苟免獨黃士敏
者慷慨不撓題其裾上有好收吾骨首陽山之句臨刑嘆曰恨病
失聲不能大罵耳嗟嗟吉州自楊文節公而後崛起生文信國公挽

江西通志卷之四十一 新修

斜陽而收殘局一時相從如蕭明哲輩奮身不顧傾家不顧刀鋸
鼎鑊不顧覆宗滅族不顧此其忠骨可碎鐵心不腐豈可以成敗
論之哉過此而由元迄明四五百年忠義頻聞有死紅巾者有死
金川者有死土木者有諫易儲死者有諫議禮死者何莫非此六
忠有以啟之也予見前志缺略特為搜補并思建祠以祀因訪六
忠後裔子孫振振咸樂趨事以卜其地構三間以位六忠更創一
間移快閣信國公石像祀之於後春秋舉祭既不忘其所自又各
得其所尊庶幾崇表忠義之心可以少慰時董其事者縣丞張震
居也

重建太常黃公表忠祠記

清周開緒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芳聲忠
貞懿行既已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流慘罹顛沛又見於
劉侍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謀逆之後遣使公言旋
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時始邀詔復官扶表忠崇祀是

蓋精神之不能久鬱而食報明裡允昭論定也。因公後存守墓荒山隨已立祠墓所其分宜身相則為督學鄒公所建時有四明周君諱應治者來令於茲會公六世孫雲告請復籍賣牒四里周君為之查復其相墓基產又以修理縣堂之支刺公銀五十兩為置祭田三十五畝零并地三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綿祭掃不意雲老乏嗣祠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圮斷砌徒存鈕豆虛名衰草寒煙幾失邱壠舊跡良可慨焉子始至瞻拜公祠相顧凄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植綱常為人倫儀表豈可使祠宇蕪穢以損庀材以為首倡益以勸諭設法而構成之雖限於基地舊貫不加而廟貌聿新歲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印公創建遺志至黃公所築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廢各鄉越雲回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為隣近所侵甚至有毀滅舊碑冒為祖塚而續莫其下者竊念先賢允宜防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就萬曆十四年周君勸忠各地名遞為清理

江西通志補遺卷八 物類 墓誌

但誌載簡畧措勸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為指點始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為里民奉報者並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焉

邵解元從祀康節祠記 乾隆十年 陸士 世宗使清和其夜進士

蓋聞立德立功著圖形于不朽事生禱死假廟貌以如存音遺山水之清必聞必見食輒絃歌而薦曰嘗自古有然于今為烈豫章解元邵名良傑字萬子號六溪都昌縣人也北斗蜚聲東陵衍派髫年製錦名更譟于楊梅壯歲構文價倍高於鸚鵡侯之瑜居貧篤學暮則雙柴高文通處困攻文晝而漂麥五車學富蟄樹幟于黌宮八斗才高爰操觚于棘院風涼露白喜鸚鵡薦之橫秋鼓瑟吹笙羨鹿鳴之食野僉曰雄文蓋世永垂六藝之型我謂至性過人肇起五倫之地舉魚奉諱泣不成聲和嶠居憂毀將滅性王家誓暮永日思親袁氏鑿坏彌年將母捧盥區而養志無非考叔之臺潔滌瀟以承顏盡是茅容之饌歡將菽盡憂以萱忘極誠而請表

重修三公忠節廟合祠記

忠節者何。宋張忠文公。叔夜。及鄭威。愍公。驍。曼也。廟祀者何。宋守
 臣王道。父請於朝。為二公。建立。以祀者也。三忠者何。則永豐。今鄧
 泰。教公。顯死。鄧茂。七之。亂。明景泰。中。奉檄。合祀。其間也。重修者何。
 成愍公。裔。因燬。後。建。一。而。復。修。俾。守。世。土。者。奉。牲。帶。祀。春。秋。於。其。
 內也。張忠文。當。靖。康。之。難。金。兵。逼。汴。宮。闕。戒。嚴。其。勢。岌。矣。而。獨。
 能。提。南。道。之。師。千。里。赴。援。計。職。敵。眾。壯。矣。武。雖。所。當。必。克。而。以。廟。
 奠。北。豫。未。就。厥。功。及。郡。城。既。陷。厠。擗。操。兵。戈。之。間。而。卒。閉。口。絕。食。
 以死。悲矣。若。威。愍。者。以。同。州。德。年。拒。城。堅。守。如。林。之。敵。旅。笑。敵。舟。
 者。千。萬。其。計。有。足。多。者。焉。而。又。慷。慨。誓。師。逸。敵。三。秦。以。備。巡。幸。孤。
 軍。晝。夜。待。援。而。不。至。竟。陷。城。亡。與。亡。之。義。意。喜。是。一。公。者。塞。王。
 臣。匪。躬。之。故。何。厄。之。同。也。其。請。於。朝。而。祀。之。也。允。宜。若。未。鄧。公。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死。其。重。較。小。非。與。板。蕩。誠。臣。疾。風。勁。草。者。等。烈。而。究。之。見。危。授。命。
 救。身。成。仁。其。致。一。也。則。宜。其。合。而。祀。之。以。示。夫。人。臣。之。大。義。為。不
 可。屈。也。嗟。乎。自。宋。迄。明。不。知。凡。幾。世。矣。自。明。迄。今。又。不。知。凡。幾。世。
 矣。聞。嘗。過。王。山。水。堂。諸。邑。里。淇。然。徒。見。山。高。而。水。欲。問。其。事。而。道。
 老。盡。矣。吊。古。者。入。廟。教。珠。冷。古。槐。山。河。不。改。有。情。然。以。悲。者。耳。
 而。况。旋。遠。之。不。一。而。足。哉。乃。鄭。氏。之。子。孫。獨。能。重。輯。其。廟。而。更。新。
 之。繞。以。周。垣。加。以。丹。雘。歲。時。蒸。嘗。之。必。虔。而。逮。事。張。鄧。二。公。於。祠。
 內。可。不。謂。賢。矣。乎。吾。以。是。知。三。公。者。英。風。義。氣。凜。凜。不。磨。其。昭。回。
 於。古。今。磅。礴。於。宇。宙。者。如。竹。前。之。有。筠。焉。如。松。柏。之。有。節。焉。身。騎。
 箕。尾。氣。作。山。河。不。可。以。成。敗。論。不。可。以。死。生。論。而。必。不。可。以。一。日。
 少。容。其。泯。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而。與。天。壤。相。敵。可。也。後。
 守。焉。士。者。其。敬。總。之。毋。忽。

六賢祠記

清黃濬自

道光癸未之歲余來攝萍篆檢知萍為古文物數家紫陽朱子曾
 過其地與士大夫晉謁者久之而從之遊者祇胡公叔器一人以
 為聲氣之感當不止是迨故邑來則惟鍾公名詠者為朱子所器
 重其改社舍記也蓋亟稱之顧無及門之說獨朱子全集達甯朱
 子祠所列門人有萍鄉鍾唐傑在焉余懼夫鄉賢姓氏將就湮也
 爰舉其主入蕪州書院之六賢祠改為七賢碑從紫陽之祀而以
 意逆之以為字則唐傑詠即其名昔祖詠終南之詩為有唐傑作
 命名製字或取諸此殆一人而殊稱非四賢之並世也將欲作為
 祠記勒諸石右顧事無左券疑信考焉重屬諸於士窮幽極險鉤
 求金石之藏庶以搜證鄙言不同鄧說精誠所至嚮應率臻果於
 宜邑之化咸屬符宋端平元年鄧守趙公師恕題名石刻一百七
 十五字其間同遊者十五人皆先名而後字持行者子若婿六人
 其四雖無字其二亦京紀名宗而同遊之中鄧士之首題曰鍾詠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十一頁

唐傑余乃茫然以思浩然以嘆不自知喜之為從也夫宋端平之
 元去今五百九十年矣此五百九十年中邑來之蒐羅不知幾更
 梨棗也名流之討論又不知幾編鼠魚也而於鍾公名詠者僅以
 一鄉之善士目之其字唐傑又輒而不傳今雖故知其字信為朱
 子門人得祀於有宋諸賢之列而又不敢以其名合之則是鍾公
 自茲以往雖獲登名祀於六賢寶未號為善於一鄉而已而五百
 九十年之覆何幸自余發之非余之涼薄足以表章前人網羅遺
 蹟也名賢之素久聞必彰適于其時如草出土焉爾且夫往古名
 賢之迹其滋疑者何限惠論註自紫陽千秋定論矣而八士之世
 日成日宣大宰之邦或吳或宋即一老彭也錢鏗伯陽為一為二
 尚賢之斷故辨斯紛鍾公何辜於五百九十年之中離而二之因
 名岐而實判又何意於五百九十年之後合而一之使名定而實
 歸余滿快矣然則思之通於神者信有其徵而
 斷不可沒固不獨向燠之碑藉傳禹蹟華陽之

二日

况太守祠記

清黃天球

今天子御極，褒崇往哲，詔天下建忠義祠，合祀其邑先賢。余既為公置主於公祠，而復擇官地一區，合其子孫立專祠於文廟西南。偶春秋仲丁，別行特祭，表公之尤異於諸賢祠。既成，請余為之記。夫公歿距今越三百餘年，始克建廟崇祀，固宜有記。而公之生平，則尤余所樂道者。公諱鏗，字伯律，初以禮部尚書召震，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用尚書參議胡濙薦，擢知蘇州府，賜書假使，宜乘傳之任。當是時，蘇州戶役繁重，豪猾舞文為姦，利最難治。公初視事，吏環立請判文書，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閑易欺，益濫弊。通判趙忱，百方凌侮，公唯唯不與校。忽一日，合僚吏言有敕未宣，可宣之。敕許寮屬不法，控自拿問。寮史皆流汗股栗，因升堂召吏之尤桀黠者，黜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上若強我罪當死，命裸之，俾隸有力者四人，昇舞文史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尸於市，一府大震。其後人無敢欺。」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一三二頁

者於是一獨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悉報可。先後奏免官糧七十餘萬石，復流三萬六千六百七十戶，明冤枉軍民一千八百餘名，免民買抽分船隻米一十五萬一千八百石。革冗役，好長九千餘名，減遞年包荒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公為政務，鋤彙強，植良弱，興利除弊，不遺餘力。時則廬陵周文襄公忱撫吳，憫蘇松賦重，與公悉心計畫，力甦民困。凡文襄所行善政，公協成之者，居多。先是，公丁繼母艱，去民詣闕乞留者二千餘人，乃詔奪情起復，還治蘇。後秩滿當遷，部氏二萬餘人復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進二秩。如民請，竟卒於官。史氏駁器為立祠，其得民心如此。余嘗閱蘇郡志，及明史稿，載公始末甚悉。而靖邑志頗略，故因祠記而補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抑公祠之建，掘地得殘碣，有橫書「建昌沈氏妙五字」，蹟之置縣自南唐。其初本建昌地，意祠基即公先世遺址。而妙某云者，其氏名邪？祠當其地，則亦有數存乎其間，并記之，以見茲祠之不偶然也。

